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四目錄

陝西

布政使

孟麟　張原明

寗化龍

叅政

陳觀　周軏

平思忠　李佾

陸溥　祝派

王光祖　于頊

趙雲翔

叅議

李柰　王徵

賀欽　戴恩

盧襄　潘高

按察使

王英　何自學

副使

謝孚　莊覲

劉安　白侃

劉瀚　何景明
王鳳靈　邵蕃
徐聯　唐希介
章袞　劉從學
葛覃　劉效祖
黃卷　梁承學
沈教原　梁策
盧學禮　石繼芳
薛綸
僉事

林喬猷　　呂益

劉道立　　張璉

知府

戴浩　　劉昭

郝鐺　　曹琥

府同

朱光霽

知州

李英　　施文顯

柴廉　　吳懋

知縣　孫壐　王命

教諭　殷奎

訓導　蕭岐　徐聰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橒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四目錄終

陝西

布政使

陝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孟公麟墓志銘

皇上自興邸入正大寶刻宿弊溥鴻恩起羣英一新厥理曲阜孟公西野以福建右參政家居奉詔復陝西右布政使公感激疏言二十事曰端聖學任輔臣曷大臣選諫員信詔令順時序隆儉德遵律條省工役黜貪殘崇褒賜敦師儒重撫按慎守令悉細微飭清節詰兵戎久將令備倉廩禦盜賊明達剴切多見

採行衆於是知公之可用者未盡而又冀公之復用
也未幾公竟以疾終於家嗚呼惜或公諱麟字瑞啓
別號西野姓孟氏其先自楊州徙曲阜壻於臧氏因
姓焉至公弟司寇公始復其姓曾祖諱貞考諱紀儒
學訓導學者稱樂山先生以公貴屢贈工部主事員
外郎妣李氏贈安人加宜人後以司寇考洎祖皆贈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洎祖母楊氏皆贈
淑人公方娠樂山公得奇夢有金梁玉柱之語彌月
公與司寇公同蓐以生資凝重性開爽早克自樹爲
文辭下筆滚滚見者奇之癸卯領鄉薦甲辰登進士

第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監稅餘杭衆稱廉平轉營繕司員外郎又陞郎中督修益王府第計公費同事者斂手受成歸覲司事規畫有方貪商猾匠計無所逞丁內艱服闋改都水司提督南直隸水利六事於凡侵河防占官渺者痛懲以法勢家不便陰爲之媒孽改虞衡司在部凡若干年始終一節兩膺勅命由承德郎晉奉直大夫以資望擢山西右叅政兢兢効職再擢陝西右布政使以前任勘鹽事左遷浙江按察副使轉福建右叅政巡屬督逋頑者爲梗囂者和之故公致其事以歸公居官淸愼委身許國第以方直

忤時未究於用家居孝友耽經史所著述平淡有理
趣推以叙人多成誦者

布政張原明傳　　朱睦㮮

張原明字孟復饒封人也正德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陞郎中清嚴明慎江彬錢寧皆以事謁原明悉峻郤彬寧銜之十四年　毅皇南巡衆情洶洶懼變於是原明與郎中陸俸等合疏入諫意指近倖蠱惑

上怒罰跽門五日杖三十奪俸六月及彬寧事敗原明補四川按察副使今　上嗣位旌其忠原明特加正三品俸尋陞甘肅行太僕卿布衣張紳獻書闕下言原明李時薑玘輩宜屬以軍國大事不報後數年原明累遷陝西左布政使以疾乞休詔進光祿寺

那孫高舉進士嘗尹高平有卓異之躍擢禮科給事
中累遷吏科左給事中所上數十疏皆切中時弊雖
批鱗弗計也

陜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甯公化龍墓志銘

余繼登

甯公諱化龍字文明號雲田保定新安人祖志本父節俱以公貴贈封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祖母麗張母吳俱淑人公生五歲始能言比就外傅一意問學十一能文十四補弟子員十八廩於庠萬曆丙子舉於鄉丁丑第進士戊寅授中書舍人己卯册封周藩辛巳以考最封其兩尊人壬午陞工部都水司員外郎視慈寧宮養心殿諸工程夙夜勤事有尚方膳醞之賜旋以大慶恩加封其尊人如其官甲申

督理京城街道即以其年榷稅荊州公至荊主在禁奸節費通商恤民比得代課無溢額案無私裝荊之人士爲詩歌以頌之丁亥督修胡良巨馬二橋日與中貴人處調停節縮不激不隨工竣賜白金文綺晉虞衡司郎中加俸一級公主虞衡一切規畫曆注誠心爲質爲大司空所倚辦聲稱藉甚己丑陞山西按察司副使備兵赤城赤城密邇虜巢青把都安兎諸酋環其外而史車二夷處其內爲邊陲重地公爲明約束嚴號令懲偷惰之習清虛耗之蠹凡所經理悉綢繆大計謂龍門虜衝獨石隔遠裨將一人難於兼

制白於部使者增參將一人分守其地庚寅史車二
夷逃出塞議者紛紛遂至易置諸將吏乃移公澄關
公無幾微見詞色即候代猶日督將士嚴兵保境若
寇至者未幾史酋率所部寇龍門公督游擊杭大才
與戰於唐子衝擒酋女所捕虜斬獲甚衆詳見督撫
疏中公既至潼關念關地據黃河上游控制三省秦
之襟喉急以暇日塹土堙谷練兵積餉關若益雄而
盜賊屏息壬辰陞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理屯鹽粟適
負滿三載陞陝西按察使適當計吏其歲否一歲以
至公至盟於神誓不欲以愛憎爲毀譽戊戌陞山西

右布政使已亥陞陝西左布政使以便歸省抵家而疾作遂卒時已亥閏四月也距生嘉靖已酉得年五十有一耳公小心周慎所至以精勤舉職別歷藩臬不越秦晉熟知其民風吏弊邊事廄情使其不死即當秉中丞之節以大造於彼民也而公不逮矣惜哉

陝西布政司右叅政陳公觀傳畧

陳觀字廷賓洪武中應明經少負雋才通經史百家學善屬文遭元季亂韜迹丘樊不干仕進自號崑崙硎隱子與鄉人方時舉郭惟貞族人本初等二十二人作眞率會會必選勝而游分韵而賦兼申之規言以道義相切劘有壺山文會集行於世明興詔郡國舉遺佚觀應經明行修科辟本府儒學訓導說素以文行爲鄉里所推及補郡校官抗顏師席諸生翕然宗之多所成就閱四歲有應詔薦觀文學者即被召命至京師朝謁觀踸衆人中獨頎然首出而貌復晳

高皇帝顧問曰彼頎而晳者何人也觀出對　上
試以王猛捫蝨論稱旨不數月擢陝西布政司右參
政觀在陝歲餘奉公愛職以廉謹稱一日　上忽馳
符徵之時非輯瑞之期而赴召入覲縉紳榮爲及陛
見　上諭旨曰爾可侍吾左右觀頓首謝於是日與
宋學士濂等侍　上備顧問至晡迺休出勅大官再
賜食觀旣邇天顏　上益察其恭誠甞面命撰鍾山
賦應制立就　上嘉之於是有意大用觀矣無何聞
祖母喪奔歸賜之鏹幣甚異數云服除赴闕未及改
拜以疾卒年四十有九觀起自畢僚特承簡注衆莫

不佇其顯庸而觀乃即世士論惜之觀持身守官勤旨不苟而於清白一節尤其所長見孫或從容問陝產金其鑛何狀觀驚曰吾待罪藩寮幸不狂吏議足矣何金之問耶故其卒也妻子困甚子熊以貢入國學領永樂乙酉應天鄉薦上春官卒

陝西布政司左參政周公琮墓碑　楊溥

監察御史周軏狀其先大夫參政公之事行泣拜余曰先考歿於王事葬既有年而墓石迄今未有銘不肖孤竊聞先考嘗辱識先生敢以請余固嘗愍參政公之歿復愍軏之情乃敘而銘之公諱琮字仲方世家鄂之崇陽大父諱均叔元宜春山長父諱德先以業儒世家母李氏父幼警敏稍長游學邑庠篤志進修遂歷太學居上舍洪武癸酉擢試刑部郎中尋真拜階奉議大夫戊寅遷浙江布政司左參政居三載以母憂去官永樂初調河南未幾調陝西巳丑冬奉

命偕戶部侍郎左獻總軍餉於邊事竣還遇寇與敵死之寔永樂庚寅三月廿五日也時年四十有八公為人端重諒直當官處事以義為制不以利害動其中故所至有為自諸生至贊邦憲推讞詳慎多所平反人以為難及為參政三任皆名藩而陝西尤為重地公治七年所部吏民咸便之及以單輿出督餉事決策前進不憚艱險期以大丈夫功業自効而不幸以死嗚呼惜哉軏亦清慎有父風自太學生擢令歸安陸知者薦徵入為御史

參政平思忠傳

平思忠吳江人初爲縣小吏永樂中薦授禮部主客司主事進郎中時文皇方事招懷主客務方殷思忠有精力事皆立辦尚書呂震特器之俄以事下獄北虜入貢他任主客者皆不稱旨震因以思忠爲言即日赦復其官時以給事中楊弘爲陝西布政欲使清强有力者伺察之遂拜思忠陝西參政未幾爲人所詆謫戍北邊會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嘗官主客多識賈胡詔釋其戍給冠帶隨太監劉馬兒使吐蕃諸國而還後卒於家初郡守况鍾官主客與思忠有

交承之分至是數延見恩忠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爲吾故人耳其見敬如此然恩忠居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鍾人尤多之

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李公墓志銘

王雲鳳

正德庚午冬余謝病歸山樂平李公來會告予以劾將琮事曰琮狼黠人也初守備南京欲陷縉紳不測之禍以立威覼縷瑣細誣訐臺諫數十人論以去勢益張又連訐諸司官俛首就逮寃鬱不伸念余幸蒙恩爲言官不可坐視然人方縮閉莫敢誦言攻之異時一二雄儁敢言之士皆以琮不可爲解一日余騎馬出門墨墨獨行忽遇郭御史者告之故郭欣然同議乃歸疏琮大罪數事合同官上之琮遂下獄以死

公為言官所論列關於朝廷政治之大者雖多惟蔣琮則當其寵幸初隆之日尤爲人所難余别去數年而公病又數月而訃其子天衢以敎諭沈盤狀請銘乃逸其事公之告我有以也夫按狀欒平之李先世居平定五代祖諱彥自平定來生五子次子諱從善公之高祖也曾祖諱季忠考諱寧皆稱長者而祖尤爲人所信服年九十以壽遐詔冠帶考以公貴封南京刑科給事中進封南京光祿寺少卿妣劉氏封孺人進封宜人公諱谷字宗岳生而穎異長能文魁其鄉薦家貧嘗躬杵臼以養親夜雨敗鄰人之垣若有

藏物家人欲取焉公罰而止之翌日其家始覺得錢數斛邑人有受金縱盜而情可原者縣令與其人有仇欲致之死翟清者被怨家誣告魘魅死罪公皆營辯得出登成化丁未進士弘治二年拜南京刑科給事中有直聲上言檢身求言敬大臣謹天戒諸事多見采納尚書鄭時不職内官張廷縱恣殺人都御史秦公紘爲安遠侯柳景誣奏公偕諸臺諫言之秦竟得白時罷夫延寘於法又言前威寧伯王越不當復祿起用公内制弗襍謙抑簡靜爲言官數年不形矜色至有檢覈勘問之事人必稱平十年遷南京光祿

寺少卿每歲上供天鵞鹿腊皆以樊籠生致於洞庭鄱湖五六千里之外民病之既而或不堪充庖公於太宰倪公因災異陳言及之止徵其直上供法謳每歲酒人糾送州舟八十餘艘役夫爲奸且不時至公悉之籍使有統紀弊遂絕又爲籍以稽錢物出納增糧以蘇范人之困而餘子前爲光祿者率以暇逸自誘公每日事事諸廢皆興見者改觀正德三年考績至京時劉瑾用事大肆殘虐公卿而下鮮不以賂通多至數千金少亦數百金公無所餽或曰君禍至矣公曰命也奈何竟出爲陳州守居無何吏部薦公爲

太僕少卿瑾識其名乃令致仕公不戚而專於是士大夫歎公有守云瑾誅公當內遷乃外補陝西布政司右參政未行丁父憂卒年六十有八

陝西布政司左參政陸公溥墓表　邵銳

予同年友錢塘平野陸公以江西左叅議擢陝西左參政行至璽實而卒爲嘉靖戊子五月也年才四十有五平野爲人中淡雅素退然書生也至論大事决大疑慷慨激烈屹如泰山喬嶽使天假之年其豐功偉績當與古大臣齊驅並駕而僅止此悲夫歲甲午予以僕臣歸農乃平野墓木已拱宿草斯零矣悲夫悲夫雖然當　毅皇帝時宸濠謀不軌逆璫內應脅飛覬覦從中起天下岌岌矣公筮仕職方相大司馬瓊孚决策動中機宜大司馬不能一時舍公羣

光竟以次授首易危爲安公益養之素矣豈尋常徼幸機會者耶既而　大駕將南征公與同省諸郎伏闕諫止廷杖幾斃予家居得邸報爲欷歔久之今想象其意氣猶恍然在予目也公可謂不死矣予又何悲公諱溥字元博別號平野丁卯舉於鄉明年戊辰成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壬申考績封母捌妻吳皆安人乙亥丁内艱戊寅起復補武選司員外郎己卯進武庫司郎中尋改武選辛巳考績封父清河令加其官贈母封妻皆宜人出爲江西左參議　今上改元詔獎先朝諍臣加俸一級甲申例賜封君服加

子丁亥假事歸省戊子改官陝西二子相想以子綴
公未行乞表其所嘗乎公世系里居與數歷政績之
顯著大參公志之詳也予可以無及特表其大都足
信於後世者如此夫士平居放言高論奮迅激昂古
今不少讓假令與公較似不及至臨事變若彼者則
已厭畏若行露矣疾風勁草不其然乎與公同杖者
江翰林暉仁和人可謂杭之二難云

陝西布政使司左叅政祝君詠墓志銘

羅洪先

嘉靖己丑進士中有頎然偉丈夫豐頤環睛而美髯舉辭遲訥不問可知爲剛正恢弘人者衡陽屺嶁祝君也余少時喜與同年談學君嘗師事湛甘泉先生向余無支語慨然若有餘思心竊奇之以爲他日磊落締納閒必是人也是年授户科給事中壬辰轉兵科給事中在言路七年竟以方鯁忤時偉臣請出府白糧代俸户部許之君疏不可挽損上供竟廢閣癸巳星變有巡撫黨執政者故指事應爲解君應詔力

破其奸其辭曰瑞因德應變緣政起古之明訓也某本市井無賴輔臣汲引驟至顯融不知圖報敢以瞽史飾辭熒惑聖聽罪在不赦執政懼而詰曰子何獨無舊情君拱手曰某不敢以門生私先生負天下執政心銜之無所泄會甘肅諸夷入貢誣訐撫鎮大臣聽之懼損威咈之懼激禍朝議不能決乃命公同大理少卿蔡君某往驗將陰中之比驗覆君以所訐坐諸夷輩小不復株連事尋解執政計沮而君出入邊境目擊險易虛實之故數數論列如燒河套復屯田諸議又爲當事所忌乃乘其未返諷吏部出爲太平

知府三載慨然視昔不變巡按子貨馬虐民且挾有
司爲利君怒將執之而巡按又惡其直巳嫁不擇語
劾君事下巡撫君兩疏其冤竟得理仍左遷兩淮鹽
運司同知未幾補贛州知府贛境多盜督府憲司蒞
之憲司嘗令賞捕盜者君詗其賊不實乃屏人謂曰
吾知某非盜若奈何枉之瞋目視捕者捕者搶首不
能對具吐實立反其獄憲司不勝忿與巡按共擠君
君再引疾求去　上不聽尋陞四川按察副使備兵
松潘是時西南夷騷動君乃兼程往視出烏道徧歷
林峒撫視籌畫條其病利與巡撫王公大用意合二

年松潘無事擢陜西布政司左參政而疾漸作無何
罷歸足時上風尚通君所持乃直信巳意不少貶其
齟齬無足怪也君雖屢擯然矻矻民事惟恐一日盡
食在户科嘗論賦斂里甲數事行之民間衡卒輸戍
廣西逃衛多瘴死追逋日密公私兩困君亟罷之全
活甚衆初至太平禱雨雨至蝗不爲災減藉郡供應
即督府憲司無所避至今頌人德之自罷歸即居岣
嶁不復往來城市城市人亦不知有岣嶁關說僞禮
不至庭户嘗與余爲衡山盟間數歲必遣人問訊今
年復書不再月而君逝矣君名詠字鳴盛其先郴州

桂陽人遠祖仲原始居衡陽高祖灝曾祖鑑祖鳳音皆不仕父壽華號㮏木翁以公貴贈徵仕郎户科給事中所遺有兩科奏疏使西漫興蜀中稿祝氏家譜葬祭禮式存於家

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王公光祖銘

于慎行

公諱光祖字子孝大名魏縣人也其上世出晉黎城五世祖鳳穩遷於魏之方里鎮鳳穩生資資生玘玘生文皆隱不仕文生贈御史公璠璠娶於申生二丈夫子公其長也申封太孺人公生有姝質遊諸生間經行甚著嘉靖癸卯舉京兆省試其明年甲辰第進士授夏津知縣以外艱去服除補陽信其治兩邑皆以行能姝絕課最東省遂召爲監察御史兩邑之民思之皆尸祝焉公既爲御史巡視都城以法繩貴彊

不少假貸大將軍鸞憚之譴飭門下毋犯御史出按
邊左右皆一入塞將吏受公指畫多所斬獲而以邊
帥某不奉法上章劾其罪狀帥遂誅死故相嵩庇帥
而心嫌公則遷公汝寧知府會吳中有島寇簡二千
石才者往則調公守蘇州未至而寇去吳轉掠江淮
以北則調公守登州公歷兩郡所在惠政流聞士民
德之如其邑吏久之乃擢爲湖廣按察副使備兵辰
沅再擢陝西右參政分守涼州兩居塞徼威聲遠讋
蠻夷懷服是時公資望益重稍遷即至開府顧以母
太孺人老家居不能從日夜念之數有歸志亦會爲

忌者所中遂自免也公天性孝友内行淳和居官所餘俸入多推以與弟光考不問其出入日以歡太孺人其贍施宗黨族有義田里有義塾有倉以賑有棫以藏䰟人頌之初公姊子鄭桂史與行同吉士口公平生甚悉至是以承烈求銘述公素所藴積有長者風乃其所居官彈劾不避城社身可摧抑而志不可撓烈丈夫也異日者邊事敝甚其故在刺察之臣與守吏比而謾上飾𠠍爲功遁誅得賞令上不聞善敗如公之刺遼帥安得有謾上者卽邊事安從敝也

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于公瑱墓志銘

于愼行

子冲姓于氏名瑱字子充後更名達眞因字子冲其先文登人也從家歷城爲邑右族幾傳至太公溥太公居故溫厚而以倜儻好遊稍減其產娶秦夫人暨壯子前死以史夫人造室最晚乃得子冲子冲年十二三時慧悟豐下矩步方袺狀如耆宿資質姝絕目所暫覽無不覆記爲博士文業名伏一時嘉靖己未故大司空朱公開府東省爲郎君可大除舍求諸生年相若者與同研席學使者豐吳公曰吾有兩于生

晉國士也請置館下而子冲及予從府中執業矣其時可大年十一歲子冲長二歲予又長子冲二歲皆以總角操函伊吾應和輒能上下千古旁及百家交相得也居三年而別予舉南宮子冲可大復遊任城邸第文聲交進相擊揖大河登雲龍山上忼慨悲歌而予方卒業詞館得子冲所爲歌詩恍然自失謝不及遠矣蓋是時子冲已從其邑李滄溟先生遊李先生於當世士少所許可獨進子冲與語若將以不朽託之而一時名家如王長公輩亦從李先生所識子冲而奇焉子冲雖爲諸生名已譟海內而予乃始操

厭學爲聲病宜其遠也子冲既以萬曆癸酉舉京省都試明年毀試禮部以太公病馳歸提至而太公瞑後三年丁丑乃與可大同對廷試彼時可大聲名亦犨然公卿間矣會有詔選吉士衆謂二君者即不事射覆可知也然皆不被選而子冲與同時名士沈箕仲屠長卿輩相倡和爲歌詩名滿闕下即沈屠諸君子亦無不避席揖子冲者子冲以射策高等選爲澤州知州澤州河東支郡不隸大府而得自治其屬如大府二千石職也子冲自諸生時浮湛閭里習知民事一旦試爲郡精核文法洞察情僞所興建便宜蠹

華弊竇皆老吏所不能爲威惠流通上下懷服治行
爲第一居五年召入爲兵部員外郎會上相閱山陵
行出倉猝主者慮不能辦以子冲材任煩劇拜爲山
西僉事備兵昌平入覲未滿歲出爲方面故事未有
也昌平陵下小鎭戍士不滿數千二三奉邑故皆赤
壤無可供億車駕三歲中四出于桑乾騎紛屯原野
而子冲無困苦色于時從在豹尾中每過子冲郎巵
酒從容達夜終不聞吏士前白事也而馳道鈎陳掃
除供張從官羣臣卽次如歸無不出子冲所者其能
以整暇任重如此時羽林七校及漁陽上谷中山將

士夾道爲營惟子冲所練教騎錦韝棋劍旌旆悠悠甲於諸營從官咸指目問之交稱兵使者材也子冲善薊將軍董將軍者名一元兄弟更爲大將精騎射有才畧而子冲亦能馳駿馬挽强命中居閑輒相與畫地爲營壘羣材官健兒角射殿最賞罰以爲常或其獵平原血懸麇兔熾火草間酌大白而咲之歌而相樂也諸材官健兒亦皆相習以射爲戲不數年昌平得教士數千有古幽并年少風炎大司馬知子冲材可任衝邊請以爲山西按察副使備兵薊州薊州者古漁陽塞也地居左輔當虜所入道備兵使者往

往仰拜開府故以屬子冲云子冲至而董將軍亦從上谷移屯北平塞下與子冲同事相得益歡稍稍取戚將軍所建後所廢墜者一切補葺規條軍聲大振而會董將軍為忌者所中解印罷去以張將軍來代張將軍者上谷人亦嘗與子冲同守昌平一日馳而失符墜于冲笑顧從騎前披將軍也射又負子冲所因內愧恨之至而與子冲相左中丞臺有所欲護子冲竟罷之法中丞亦恨子冲張將軍出故政府門下心知中丞指而力能中之政府主爵弗能難也遂以為河南參政日極知其才挈特少抑之耳子冲在北

邊久雖欲有所建樹及徙內地官雖少進實無所施
固不能無鬱邑去之明年補薦壽聖節奉皮璧入賀
因以母病請急罷歸歸之明年渊方軍數東西用兵
臺諫爭薦子冲從告中召起補令官然不遂用之行
間而以爲夯道亦非其好也念欲上疏謝不出子馳
書勸之曰因方有難不得以親爲解遂趣裝而西行
至河內輒病疾痁瘧數日渡河又沒其所乘善馬心
甚惡之西至興平痁大發遂欲人李公合使使上書
未報而子冲卒嗟夫以子冲之才無論位遇乃所就
若此惜哉子冲爲人沈雄魁岸器識絕人規畫事機

皆有大略不爲齷齪之算其才縱橫險易無所不宜而不能爲浮文小體以適人耳目平生尤慕俠節仰邑里少年鬪雞蹋鞠鳴瑟跕屣之娛亦無不與其間而不能與俗士俯仰雅以文章自命睥睨千古客談談文其側然白眼仰天爲弗聞也平生所心服者惟其所善先生一人而已其爲文毓規意象本諸李而不純用其體稍按事宜更爲平易歌詩沉雄淡雅即未至李而能不失其法要其所已得業足稱雄一世而若逐末廣少所流傳爲可恨也子冲同邑所善即于長與王子利子長名敬太僕少卿鯨也長於子冲

而厲甚甲子利則同舍生此兩君名聲籍籍卓然不
群皆子冲所厚善而子長與予同年遊亦甚歡故相
與撫其行事紀之云子冲卒數月可大以大官丞上
書適居田里過而哭子冲與予別去子冲生嘉靖丁
未卒萬曆壬辰得年四十六歲

陝西布政使司左參政趙公雲翔碑

公趙氏諱雲翔字元舉壽峰其別號也上世爲平陰人代有隱德父諱廷寶累贈陝西按察副使母蘇氏累封太恭人凡有四子而公爲長公生而迥秀不羣績學工文號爲儒士隆慶丁卯舉山東省試明年戊辰第進士授文安知縣視事踰年察能調遷安威惠流聞課最左轄召入爲户部主事司榷滸墅監兌湖湘皆以賢聞復改兵部歷武選職方郎中贊襄區畫事有成法大司馬倚重焉擢拜陝西按察副使兵備榆林治餉理戎軍聲大振三年秩滿晉本省左參

政備兵如故以太夫人年高疏求歸養撫臺梅公固
留不可會丙戌大計言路有忌公者臨期鼠入其名
有詔罷而公已解組歸矣制府部公聞之大憤曰
以趙君之賢中考功何等法也疏訟其冤詔下按臺
核狀未報而朔方兵起諸大夫將以邊才薦而公病
困遂不起矣公爲人魁岸豁達豐下甚偉舉止闊大
不爲小文雖善談說捧觴揮麈雜以詼謔終夜不休
有味乎其言之也試事當成敗與邊圉大計咸如燭
照事無難易迎刃而解人所蹙額一笑有餘其在文
安築堤障水民不爲灾嚴偵察奸宄竊遠迹邑多中

貴操縱失宜舉能梗化公一切解去邊幅接以恩禮而法紀明肅無所假貸中貴感且畏之無敢以私干者邊安地近制府在遼薊之中徵發送迎急如星火而公從容辦治如取如攜民弗聞也時奉檄行視塞上利病及將吏功罪核報如法奸慝無隱而未嘗馮怙作威有所侵寃故上下信焉其在上郡奏虜挾邊尉以請願得受賜如代雲中邊尉無以難也公聞狀馳詰塞外召諸酋長諭以威德使奉初約酋長噤不敢對受職如故一軍壯之其居家庭孝友婣睦門庭藹然別產貲財若無常主三弟居積滋厚幾與公等

其處鄉曲降顏折節不作貴態故人父老握手道舊
歡如平生人亦忘其貴也夫其韞藉識畧風采行誼
卓然一代之英而不究其施且以中壽没焉天道謂
何耶平陰爲岱西奥邑山川完密風俗淳美二三大
夫皆以名德著聞而位不大顯咸謂藴極而發所鍾
必厚故吾於公有深望焉乃亦若此止焉何耶

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李公棨墓表

天順壬午某月日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致仕蒙陰李公以疾卒於家壽七十有三成化丁酉其子户部郎中炯然謁予表其墓按狀公諱棨字時珍姓李氏其先隴西鉅族八世祖讓元金牌千户始徙家蒙陰高祖彬卿曾祖敬元廸功佐郎判益都路沂水縣簿祖煒考昇皆隱德弗耀考後以公貴贈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妣倪氏封孺人公自幼岐嶷如成人長游邑庠治春秋深得聖人旨趣大青齊魯學者多師尊之永樂庚子領鄉薦第一登宣德丁未進士除行

人司行人所至宣布德意諷諭善道克舉厥職以薦
授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務持風裁糾舉不避權要
南京守臣不法公率同列論之爲之少戢尤惡貪暴
有王御史者嘗納賄公按之或曰彼同僚也盍少假
公曰御史爲朝廷執法不敢以私親廢况同僚耶工
部王員外尤黷貨每以賂免及是爲人所訐公卒按
如法刑部徐郎中素刻深有法不當死者而杖殺其
母子二人逮赴鞫治徐與公有舊冀得寬假竟以酷
刑坐罷由是有鐵板李御史之號蘇家民擊人碎其
分而死公鞫之衆皆謂非枉家以尸無傷弗承公屬

聲曰爾殺人而陰易其骨將誰欺耶衆色動一訊而伏乃知彼賂守尸者以他骨易之也衆驚爲神胥人那小四其里有富室同姓而戎籍者賂里胥移其籍於小四復拘補伍小四按籍當行屢訴於藩臬臺省莫爲直公查遠年籍冊事始白於是獄尤與直西婦王季奴隨其夫罰役北京夫道亡季奴獨携幼子還巡司詰之謂其殺夫也季奴不勝拷掠遂誣服械送南京法司錄其無冤將棄市適公監刑閱其案不見其夫屍所在且察其容色若甚戚者問曰得無冤乎季奴泣曰冤誰復肯辨耶分一死耳若求平反必更

加拷掠又不知幾死也公疑其情不忍行刑同事者曰法司已有成案何用疑公曰死者不可復生奈何局於成案而輕殺人耶後於他所獲其夫季奴得不死時荆南張都憲純掌院事凡他道滯獄弗決者必以屬公吏抱牘至見有公署字不更視曰李御史所擬必無冤也其見信如此正統丁卯滿九載進階文林郎戊辰春冢宰抑菴王公薦補陜西參議仰宣所至務以宣 上德訪民隱爲慈事有便於民益於國者靡不盡心爲之明年督理河西邊儲邊士賴焉王都督敬爲總戎注意兵備黃河迤西惟涼州兵號最

精于以公盡心國事深加禮重在河西及期當代會邊報益急代者逗遛河東弗敢進左右勸公起駕過河以避公斥之曰吾荷國恩叨寄一方而今邊徼有警宜以死報國奈何去之竟俟代者至乃還先是朝廷以虜勢猖獗命陝西守臣預爲防守時承平既久武備多廢欲委官簡閱之衆皆憚行公毅然曰主憂臣辱今國家多難正臣子盡節之日可避勞耶乃請自行往來秦隴延慶間晝夜不遑寧處一卒一矢必躬簡閱由是士馬精強兵威大振偏頭關戍卒乏食委公督運轉輸千里餽餉以足守臣以鄜州路當金

湯白豹之衝恐虜騎突入議設兵防守朝廷可其奏東亦規避公復請往既至繕甲兵練士馬築城浚隍晝夜防守一方以安慶陽民苦饑有司不敢擅發邊公至責之曰民以食爲天七日不食則死矣爲民父母忍坐視其死耶卽令發賑之民有逋賦積歲不完有司嚴刑督之公嘆曰民困故不能輸耳奈何以刑因解其縶從容諭之同官笑曰彼須民督促之且不肯輸顧寛假之彼肯輸耶民皆感激相語曰此吾父母也吾屬可不勉而使之貽譏乎於是爭假貸以輸卒無負者故西人有李佛兒之號參政孫瓛田戲

曰君爲御史人號鐵板今爲參議又號李佛何前剛
而後柔乎公曰御史尚彈壓參議貴撫循官固不同
政亦有異可一槩施耶孫服其言景泰壬申才逾六
十卽上疏乞歸朝廷許之既歸築別墅於寶山西麓
日與故人賓客談笑觴詠爲樂教子孫讀書課僮奴
樹藝以自娛優游十年易簀之際神氣不亂遺命洞
然曰吾遭時發身官至方面得保首領以沒固無所
憾但念國恩未報汝今忝科第他日當盡忠所事以
補乃父之不足卽吾死瞑目矣公爲人恬淡寡慾於
世利紛華泊無所好性孝友蚤喪母事父能順適志

意既沒哀毀踰禮及仕以祿弗逮養語及輒流涕歲
時忌日祭必盡哀撫幼弟極友愛弟嘗鬻其田產爲
贖還之既而又鬻又贖終無怨意弟卒撫其二孤無
異己子悉力爲畢婚娶宗戚故舊有貧乏賑之恐弗
及與人交至誠不欺或有過爲之掩覆有片善則喜
談而樂道之尤喜汲引後進督儲涼州少暇即進諸
生爲之解析經義教爲文章學者爭自濯磨涼素乏
科舉次年歆鹿鳴而升者三人公造就之也自奉甚
儉約居常食不兼味嘗居第子弟務求堅久公曰
苟蔽風雨足矣何過爲千百年計哉遇人窮困則賙

之不吝鄉人嚴剛負京租公罄所有代輸之嚴貧不能償止一女欲歸公爲侍婢公郤不納即出券焚之其女後嫁良家子公没女哭盡哀如喪父母持身廉介雖爲寒士時非其義一介不取鄉有鉅豪少以不義致富晚年愛禮賢士素慕公賢以厚幣招之公辭不往或隘之公曰吾聞君子不飲盜泉之水况不義之物而可受耶居官所在有冰蘖聲嘗使藩邸外國賜遺甚腆一無所受道經順德里人張時爲郡守延款數日見所持囊中意必遠方珍物探視之乃黄連數裹蓋公素苦目疾故爲之備也致仕歸所積不足

充道里賚身後惟遺書數千卷而已退居林下而心不忘朝廷每聞登一正人行一善政輒喜形於色否則慨然不樂者累日鄉人愛慕其爲人一言一行輒取以爲法其訟不平者是非曲直惟於公取決行不令義者不畏有司之戮而惟恐公知之邑大夫政有所不通必造廬咨訪藩臬重臣及四方賢達過其邑者未嘗不求見黃忠宣公嘗曰士如李時珍當於古人中求之大司徒楊公亦謂公名實相符無愧古人人以爲名言平生著述有春秋管窺王覇總論藏於家

陝西布政司左叅議王先生徽墓表

李東陽

先生姓王氏諱徽號辣齋尚文字也以應天府學生舉景泰丙子鄉薦天順丁丑禮部會試丁外艱登庚辰進士第授南京刑科給事中調貴州普安州判官擢陝西布政司左叅議致仕後用詔例進階中順大夫以卒其為諸生巳受知提學孫御史鼎為進士預選庶吉士內閣李文達吏部王忠肅二公試春雨詩月餘觀奇其才以限年不果用為給事中上疏言經筵宜講治鑑以考得失大臣有小過宜優容以存體

貌武臣多債事宜先黜本兵不職者以端淵鑑內臣寵眷宜稍爲裁節庶可使常保貴富　憲廟登極大婚成將有更易先生率同官追論司理牛太監玉首罪併及內閣欲中以危法　上素寬仁竟不深罪乃有普安之論地極險陋先生不鄙夷其人導以禮義土官有嫡子當襲爲族人所爭以賄請先生斥使去即日具勘狀歸之有武官貪縱事覺先以生魚假廩人以入先生曰此非地產必出某氏將餂我也即案其不法數事鎭守內臣爲請竟不能奪居七年爲吏部敦迫上京師復謝病去又十餘年入　孝宗朝言

事者論薦不已朝廷知其名時王端毅公爲吏部侍
郎爲參議延安民驚不共税先生以理開諭不施鞭
朴徵以萬計邊河諸郡歲苦衝决勞費不貲先生謂
若以所費疏其上流可以永逸已而果然葢雖遷謫
沉滯不爲怨懟而隨事補益乃如此然自是已無意
仕進於後得請惟日謳吟述作與諸名勝碁酒爲樂
雖達官貴人未嘗報訪貧無餘貲舊所畜書畫或以
貿易爲活不介意所著有辣齋稿引笑集史疑若干
卷詞意清遠作者鮮及吏部侍郎儲静夫誌其墓謂
先生剛大若不易親接之者無不意滿坦易若不屑

世故而遇事明決莫之或欺襟爽若不受羈束而讀誦終日挺然一室未嘗厭倦儲雖晚進亦稱知己君子曰不誣于韋世守文行舉弘治己丑進士爲庶吉士當留官翰林以父老不忍違養就南京吏部主事既服闋以母老就南京兵部其孝可稱論者又曰王先生有子矣王氏本出河南考城元季徙應天之江浦曾祖諱仲祖嗣宗皆有隱德父𣅜贈晉安州判母胡氏贈孺人繼母楊氏封太孺人配俞氏繼楊氏皆贈孺人再繼徐氏贈恭人側室吳氏封太安人韋所出也先生壽八十有三生宣德戊申十一月辛丑正德

庚午七月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其地曰長泰鄉屈堂山之原在都城南三十里

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王公徽墓誌銘

儲巏

正德庚午七月七日陝西布政使司左參議致仕進階中順大夫辣齋王公卒於南京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三遺命子韋曰予平生故人鮮有在者晚得儲靜夫號知我墓中之石汝其往請銘於是韋列公世次事行遣使以書幣來請巏既進使者問而哭諸次因慨公之銘宜得宗工鉅儒顧諉諸巏巏以病戒筆研

矣且陋不足以知公尚敢銘耶重惟屬纊之託而韋
再以書趣語哀甚卒辭不可謹敘而銘之敘曰公王
氏其先河南考城人元之季徙江浦國朝隸錦衣衛
始為南京人公諱徽字尚文辣齋其號也天順丁丑
舉禮部進士以外艱庚辰始廷試對策數千言援據
古義論〻時事讀卷者擬及第都御史寇琛嫌其語
直抑寘第二甲第三人選庶吉士試春雨詩公倣柏
梁體頃刻賦百餘韻李文達王忠肅相顧幸得人會
詔限年以選公不與兩公甚惜之除南京刑科給事
中 憲宗皇帝初臨朝公率同官言五事大略謂古

昔得失載於前史乞經筵兼講通鑑綱目無所隱諱朝夕取爲法戒諫官之言有可採者乞戒有司勿廢滯權倖者不得假托以中傷之選任大臣宜隆禮貌大罪不可宥小過不可辱庶人知自重而名器尊近年將領多以私賄進躐本兵者非其人先黜尚書鄖擇人以進退之則將可得㝡後言禁近之臣宜悉遵舊制使無它與否則始雖愛之及其敗而治之非保全之道其言尤備　上皆嘉納之踰數月適中貴人繫至南京公諗其故倡同官曰是可輕貫乎操筆具疏一日而就一曰明刑罰以正朝綱二曰監往事以

防後患數其大不韙之罪四乞與諸法因指斥執政者之不職曰必如是斯可以善後奏入聞者皆爲震懼有欲以危法中之者給事中御史爭上章論救賴天子仁聖仍其秩俱謫遠州判官公得普安州普安貴州邊徼也公至興學論俗其習稍變始有舉於鄉者土官龍寰死子當襲族人爭之都御史視公爲予奪以賂數千求助公不納即日勘任之白千户者富而黠卒訴之獄數年不決卒詣都御史曰須于判官來乃白千户覘公何如以生絲數頭假廪人以入公曰若地無魚其出白氏乎卻之按其諸不法者竟抵

其罪判七年秩將滿父老上書留爲守都御史恐滯
公也不聽去之日遮道泣送焉歸南京三年尚書尹
公旻頗屬意選公考滿託府丞昜從臾之公至京請
休致尹公曰給事望重它日人究出處責在我矣請
不已以例聽公且歸凡十有三年弘治初王端毅公
居吏部始薦公拜陝西左參議公爲一起分溢延安
墾田均徭民平邊給踰年忽有所不樂遂謝病歸當
路於陝者爭留之公堅不可奪已時年六十有三也
公天資超悟刻意問學考古今成敗治亂務求其要
自諸生已慨然有當世志孫御史鼎馬府尹諒皆奇

之京兆特月給緡錢爲學舍費及居言路其以次論列天下事一再言遂被謫故天下士誦公之言皆高其識壯其直一時侍從臺諫若侍郎葉公盛編修陳公音相繼留公者章至十數上不已自陜歸杜門不出聲聞益重名取之士多以公傳擬之論治每誦張宜公語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士習惟以廉恥不修奔趨日下爲極可憂嘗曰今仕者以耐方爲刻急緩爲寬學者以持正爲滯恬軟爲通文者以典雅爲[illegible]淺陋刻爲古健皆後生所宜深戒嘗與林待用夏廷章間從公遊聽其議論輒相咨歎不及公

之壯而究其用考公平生尹公似知矣而不克薦王公薦矣而用違其長大學士商公奉召過吳武功伯訪以亟起公爲規商公屢薦之亦竟不果甚哉遇合之難也然公守義篤信不肯少貶以苟合可謂無愧其言者矣公文章師韓歐詩倣王維劉長卿筆札道勁鑒別古器若書畫尤稱精博有辣齋稿史疑引笑集若干卷傳於世子即韋以進士改庶吉士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賢而有文其最公行有曰公嚴若不可親接見之者多得其歡心豪爽若不受宥束讀書一室凝然終日淵澹不煩於事然孝友慈恕百務整

悉迴易不盡人情然忠信明决人莫敢欺蓋得諸家
庭人無間言者

陝西布政司參議賀公欽傳

公名欽字克恭别號醫閭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爲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誦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旣别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泰陵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

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職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背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啟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

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宜言無疆之福
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
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尚
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褻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
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
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
發聚衆縱火刼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
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
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
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勸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

議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
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
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
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敎人讀白鹿
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
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淩溪釣臺子士諸鄉貢士博
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陜西參議戴公恩墓志銘　　孫承恩

戴氏之先汴人從宋南渡居臨安國朝初再徙松之上海故其著姓最遠元時有諱善卿者爲海蓮萬户善卿生德三仕元至提舉德三生產文產文生聲伯聲伯生暄暄生春以進士爲考功正郎陞順慶府知府有聲天順成化間春生諱則考功也公諱恩字子充東濱別號少潁悟儀狀端雅與弟慈在黌校俱以俊稱舉正德辛未進士授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監浙江抽分事還收支營建乾清宮物料未幾轉員外郎督運營建大木戊寅進秩郎中階奉議大夫奉勑

寺理儀與至臨濟河道庚辰擢陝西參議未上官以疾忍乞致歸公爲人外若散懶而內實機警明悟其監袖分也值歲課不登人謂難爲之處公曰吾寧以是獲戾不能劾掊尅吏也御史王堯封特爲奏免其職營建也出納物料摠理慎勤有白金文綺之賜感激賦詩淬勵先是運木以民夫所在勞擾不能堪公疏請用近京軍番替人頌其德其職河道也興舉廢墜剗滌壅弊重開寶應越河增修谷亭上下堤閘驛傳多空匱復苦權勢橫索無紀轉益不支每公使至價額稽留不得發公悉爲之處漸見規制　毅皇帝

之南巡也郡縣吏往往棄印逃遁公獨與總理河道
御史龔公弘經畫供億送迎百務斬斬坐毀勞搆疾
因有歸志比得請時方五十有三乞身於未衰可謂
達於功名之際矣夫仕者多征於不知止卒以困敗
此君子之所惜而常情之所忽也公於出處如此豈
非賢哉公在少時即負志不羣思繼述先德既以科
第躋美尊榮其親贈厥考官郎中母江氏贈宜人及
謝政歸益振拓先業檢輯遺文所以光前裕後者弘
且遠矣天性直率任情脫畧晚得重聽疾益不能款
洽人頗以簡伉病公然實無他也公生成化庚寅十

一月卒嘉靖戊子十月年九十

陝西布政使司左參議盧君襄墓表

文徵明

嘉靖十年辛卯閏六月八日陝西參議盧君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是君爲武選郎中有兵官驕悍者訐君以職分臨之遂爲所誣逮繫詔獄有司畏其人莫敢申理賴朝廷聖明卒白而出之尋有陝藩之命時君已被疾抵陝聞其父御史公之訃疾遂加劇至家數日遂不起嗚呼傷哉君諱襄字師陳國初有爲青州府通判者始徙居吳之横山遂爲吳人高祖彥實曾祖立祖士誠父綱以長子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

母孺人陳氏生君兄弟二人長雍仕終四川提學副使次即君自幼穎異讀書不煩督率稍長受易於提學君既而卒業於高安令周君振之已又爲都御史徐公仲山所知徐公撫山東遂携以往比歸又遊王文恪公之門遊道既廣造詣日深弘治甲子以儒試應天不利歸補郡學生丙子再試遂中高科有司錄其經義以傳嘉靖癸未登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改兵部職方主事丁亥陞禮部祠祭員外郎戊子再陞兵部職方郎中尋改武選君初官法比即思以政業自見克勤其職暇輒檢閱故牘求其傳爰論報而習之

故折律詳明不少觖殺然亦不事深文有竊盜四人法不至死御史掠治當以三犯君閲實以初犯抵罪或以成獄爲嫌君曰避嫌而殺人忍爲之助乎卒論出之故雖不久而所平反爲多其在本兵尤留意戎政嘗奉使校閲邊關及閲馬近畿所至訪材官謹亭徼展采錯事尤多諸正又嘗奉命典試江右譽闓明衡取舍惟公凡名流久淹場屋者悉見識拔一時稱爲得人君立朝未數年凡閲三部皆在本科本科者凡諸曹章奏悉從關決君所在職辦諸尚書並器重之然亦操切彊執不爲時人所喜其横被口語亦以

是也君長身于立而矜嚴自持羣坐中不妄出一語而其中寸寸分剖未始少失尤善應事有所審畫必中事機遇政有缺失或民間疾苦必具疏以聞切言淮陽賑饑西北邊備及江南農田截事皆經遠之謀非徒苟焉闒茸目前而已雅性喜學家居時每得異書輒手自繕錄既仕益勤雖簿領叢沓而不廢佔畢為文專腴明暢能達其志詩尤精詣不苟出出必求過人所著有五塢草堂集所編集有石湖志石湖文畧盧氏世譜他所纂葺多未成書君文章政業皆以古人自期視一時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使天假之年

具所見當不止是領方精進有爲而死遽及之可哀也已君家自彥實以來世業農至御史公始讀書啟授鄉里而君兄弟相繼起進士皆至連率顯官又皆以文學政事著稱可謂盛矣曾未幾時皆以盛年卽世吾不知造物者果何如也余交君兄弟僅二十年見其始出而仕仕而歸以及於死始終盛衰如電露奄忽能不有槩於中乎因表其墓著其志亦用抒余之悲云爾

陜西參議潘君高墓志銘　　徐階

嘉靖丁巳正月八日陜西參議春谷潘君卒年四十有四君自幼以才顯名年十九登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當是時朝多賢士大夫文章政事各以所長相高而其篤志好古者則又相聚以講良知之學視文與政以爲不屑爲而彼亦詆此以爲僞勢幾不相容君盡遊其間論雄詞辨莫可窮詰諸前輩相視以得君爲重於是君名益聞然忌者亦益衆每諸司有所建白其詞稍不襲故常輒譁曰春谷筆也出之陜西盼年以前大理罷官其祿食僅九年年二十八耳君既

罷論若咸謂處君太過君亦痛自懲思盡屏去華藻
以就精實士大夫乃更賢君凡持節莅晉者交章以
薦竟格於例不果用嗚呼若君者其信可謂生之難
而毀之易矣昔歲己亥予與東郭鄒子荊川唐子念
菴羅子同被召爲宮僚獲徧交一時名士而君與焉
其冬君入關明年予以憂去三子亦相繼罷黜今予
幸忝朔而三子者猶未召君又已作土中人予安得
無惻惻然於中也君諱飛字子抑春谷其號先世居廬
州之合肥國初有諱興者從　皇祖起淮泗拜山西寧
化所副千戶遂爲寧化人興孫銘以功遷正千戶銘

孫璪生五年而孤其母節婦施鞠育之既長能其官
數考軍政第一君考也君方娠時母王孺人夢蛟入
懷寤而生故君才與貌奇偉豁達措諸施爲排難解
紛濟難應猝人所不足處之有餘乃其在陝西釋繫
因均賦役搏擊贓吏禁戢豪宗特其可見之淺淺者
而位與年皆止於此此非命也夫

陜西按察司按察使王公英墓表　吴寛

元入中國撫之其末世政益弛俗益壞天下悉變於夷而澆薄昏惰大抵與賈生之論秦者無異我　太祖高皇帝起而救之用重典以治須民由舊政以修厥事一時口給心計號多才能雖多舉用輒見剪除其卒在位所以輔世而長民者莫非質直悃愊之人而天下之俗遂還于厚若故按察使王公其一人也公諱英字俊仲蘇之崑山人初從鄉校貢入太學以諸生選授監察御史久之　高皇帝察公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而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于殿柱以勵

百官當時朝士以罪去者比比而宰臣尤甚公得以狹滿除刑部郎中俄出知寧海縣蓋欲以民事試之也及　太宗文皇帝嗣位知公名召還復郎中尋擢陝西按察使丁內艱服除改山西按察仍命治陝已而得代還行至泗州疾作而沒享年六十三公立朝守正不阿旦夕兢兢謹畏每顧其妻子曰吾以身許國其勿以死生為意但吾獲死於正足矣乃絕不問家事而時具疏有所建白　上知其忠直也多嘉納之然頗入詆毀其葉人不得而知也及長臬司務以簡靜為治獄至而決雖不為强辯深文而巨奸宿蠹

恐懼首服不能隱其罪至待察者知而正究而有容
凡所設施人皆取以爲法固有千里之外聞公之名
而感慕者公平生不立聲譽居官凡四十年得其事
行蓋若此然足以見公之爲人矣予觀國初多鉅人
長者如洪之石建周仁張歐崔豈惟有益於時用能
保其身全其家傳其子孫其淳厚之風遠矣公既其
人逝去世已久凡與之處者猶不能忘故靖遠伯王
公驥剛毅少容以與公舊僚也追念之不置嘗致手
札問訊其妻子所以賙卹之者甚厚葉文莊公於公
爲鄉後輩拜公遺象贊之爲名賢而至于今邑人尚

能識其居邪里時一二事曰公一日行道傍有負鹽
者觸公墮水中怡然攝衣而歸他日復遇于道其人
知爲公也失所負而走公使人追還之嘗微服入吳
市門時適有葬禁門者執公爲庶民宜有罰公笑曰
吾官人也門者不信取冠服示之始釋其縛公亦不
罪邑令盛設酒饌送公辭之竟赴郡令飯或怪之公
曰郡令貧治具不若邑令之易且官府吾可辨入其
門邪蓋公平日未嘗有私謁至人有以私事干者輒
疏絕之曰吾不能兩其他事大率類此此並可以見
公之爲人也故書以繫之

陝西按察使何公自學墓表

薛瑄

何公諱自學字思學其先閩人遠祖諱瑗者仕五季之閩爲尚書僕射瑗子輝爲屯田郎中始家金谿今爲金谿人公曾大父諱伯啓大父諱宗哲父秉炳號綠水翁比三世皆修己行義晦迹弗耀綠水翁娶曾氏有婦德生二子長卽公也公資性夙敏舉止異凡兒綠水翁知其必有立八歲卽遣從鄉先生游讀書妙通輒不忘江西按察司僉事行部至金谿選鄉學子弟可充州庠員者得公大喜卽拔登邑庠時年十五矣公遂從孟司訓授書經益肆力於學比弱冠已

自習無諸書世所謂舉業者有餘力則爲古文詩
章尤渾厚清新有作者步驟公試鄉舉一往即中高
列登宣德丁未進士第初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公以
貞之象曰明庶政無敢折獄故折獄於庶政爲大於
是早夜以中正明達自勵盡心獄事時稱明允如辯
寃獄白能等事蹟俱入史館編錄値　朝廷選刑官
之能者分理天下滯獄公首被推擇得閩浙公旣奉
勑以往雖山郡海邑惡癖狂風有所不憚必親至其
地爲疏理其繫囚二滯旣久以遠人得釋雪而蒙其
惠者甚衆公竣事還未至而已馳聲京師適歷官三

載例得推恩綠水翁封如公職曾氏封安人公復上
章乞歸省詔許之且賜以楮幣公并以所得恩賜白
金之類悉歸奉二親一毫不入私室一時之榮慶孝
義動於里閈正統三年公爲廷臣推舉陞廣西按察
僉事其地乃嶺表百蠻溪峒猺獞不時竊發剽攻甚
則彌之以兵雖得少靖而民已病矣儞運公於所分
巡地必大示威信猺獞雖蠻然亦知畏服因得減征
行之擾其編民亦雜夷獠不通道理每搆訟輒爲譸
張詞不可究詰動引百十人連歲不已公嘗借奉勅
仰審錄所部繫囚其勤慎如在閩浙時夷獠積年久

滯之獄咸得伸理既而丁繼太翁艱營葬一如古禮
復廬居墓次者三年釋服調除山西按察僉事其篤
慎益謹而尤能興學以教人表廉以厲貪將大同方
宿重兵以防控荒外利害繫於守將公常巡部至其
府作書勸其守將當協和共事者以濟邊功後來事
多如公所料人服其先識未幾復丁何安人憂歸家
山西巡撫及三司連章以請山西要事方殷古有金
革變禮之制宜奪情何某以任事詔從所請公復官
未逾月詔陞陝西按察使公既屢更法司事任益詳
閑然大體洞達其細微及長外臬司凡端澄聽折表

拔刮剔之政以次行之令修於庭戶風行於方岳事方就績竟以暴疾卒時景泰三年正月享年五十有六余猶記往年公過余河汾出二書其一即勸農將協和共事者其一與冢宰論進退賢否之法甚備公又語余曾爲執政者言當起退休老成者某某等用之於乎使此三者得行於時其有補於世亦豈小哉

副使謝孚傳

謝孚字以誠號易軒其先自京陵卜居姑孰遂占籍官塗焉祖德明在元時由諸生受辟從事本路至江浙行省掾除江南行御史臺照磨丁時多艱厄即棄告身歸隱父與甫亦以隱德聞孚自少穎悟拔出讀書強記治易有玩索功故以名軒永樂三年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賜勑諭歸鄉以成德業五年徵回除陝西道監察御史潮州百家畬恃險奔突搔擾屬邑

太宗文皇帝命孚與都指揮趙德勦捕孚乘傳至潮先行招諭復徵近地官軍勦捕一方用寧時有事

北方糧餉旁午行在都察院復以平督運口北事完扈從回還　陞見陞福建按察司副使丁內艱起復調陝西按察司副使所在有明允聲中貴蒙附石有事於邊道經咸陽三司設宴接款時平掌司事獨不赴蒙怒甚平言　朝廷重方岳欲其表式下僚也不得行其志則已豈可自屈於人乎竟不成席而罷正統三年九載考績力求致仕歸卒于家年六十三以子騫貴贈中議大夫贊治尹

陝西按察司副使莊公觀行狀　張楷

明理屬詞謂之學成己成物之謂道篤行孝弟謂之行三者一理而已能盡此者吾於友兄莊公見之公諱觀字居正歙之莊村人年十四執父喪有禮弱冠游郡庠才識穎敏讀書過目成誦同輩皆推讓之永樂辛卯以春秋應鄉貢明年會試中乙榜分教浙之義烏公素明理善屬詞造就弟子有法歷三科得秀士八人皆爲世用滿考優等陞辰溪教諭一以教義烏者教其弟子文風翕然未幾丁內艱起復赴京擢國子學正弟子居座下者皆知明理屬詞出而從宦

悉能推公所教以措諸用正統改元新制每省以憲臣董儒學治大臣各舉所知大司馬王公驥以公薦擢陝右按察僉事董八郡秀士以督其成公首立教條次嚴紀律務期成德達才之効陝西疆里散闊山川險阻公不憚勞苦歲一躬莅必得其實以故八郡士子爭先奮勵以學成名立爲期若咸寧楊鼎之占會元與蘭縣黃諫鳳翔劉俊相繼及第入翰林有名其他第進士者屢科不缺咸寧英與若都御史王竑任寧之類于當與公同出行部曰學校以明倫爲先文章末事耳郡縣遵其化雖夷狄之俗皆尚廉恥公

德所致也諸生有聰慧出衆進益學業者則喜形于色愛養如至寶語予曰西人得此實翹萃者也吾奬之以礪諸子俾各觀感以盡力其造就人才類如此九載秩滿例得陞秩今少保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王公時以都憲出鎮關中恐公之去而士子失望特爲之具奏陞擢本司副使仍董學校又三載是爲景泰改元奉表赴京遂上書乞骸骨旣得請則挈其男女還鄉公自筮仕即迎其母宜人赴義烏恪盡孝道又陞辰溪母歿哀毀踰禮復以其餘葬無力者十餘喪今引年歸老益篤孝義念兄弟同祖同弟與同相

繼淪沒諸孤幼稱公斥餘俸分給之撫育無異巳子有餘則濟里中貧乏之及修橋梁道路以利衆人而於家廟之制則舉奉焉務勝他族歲時祭祀必備禮物極誠敬亦爲他族所稱公之曾大父天錫祖廷璧皆隱德弗耀父永寧以公貴贈奉政大夫陝西按察司僉事母張氏

陝西按察副使劉公安傳　　李濂

劉公安字元靜世爲大梁人曾大父貞博學工文辭元至順辛未以茂才薦授國子監學錄大父士謙讀書好客嘗於所居東偏構軒扁曰延賓每客至必設酒留飲劇談今古竟晝忘倦父榮公直孚于鄉曲以公貴贈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母陳氏封太孺人公體貌敦厚少厲志節入開封郡學爲弟子員治周易夜必衣冠危坐誦讀達旦久之大有所得朋輩咸退遜以爲不可及登永樂癸卯鄉舉宣德庚戌春會試南省中乙榜授山東金鄉縣學訓導克勤誨士部

使者薦之擢山東道御史公慨然以功業自期明憲
綱究律令劾姦洗冤振揚風紀事有難處者都臺必
屬公無弗克者嘗奉命廵按南北京畿風裁峻整公
在道九載景泰庚午春以大臣薦擢山東按察司副
使刑法平恕恒存欽恤之意至遇渠惡巨猾爲民厲
者則不少假貸由是吏畏其威聲稱籍甚逾三載丁
内艱還亦天順戊寅秋服闋復除陝西按察司副使
應詔陳時務三策一曰從祀謂我朝開國以來養士
百年豈無真儒可續道統之傳請勅禮官推訪著書
立言扶翊聖道者列諸從祀以風厲來學二曰軍務

謂邊方軍士衝冒風雪不勝寒苦合議罪犯收贖照例米粟草稗兼納頒給軍士爲禦饑凍之需三曰水利謂濟寧上下凡有泉源去處宜疏通入河以濟舟楫英廟可其奏次第行之甲申公年踰六十懇乞骸骨歸與汴中二三耆舊詩酒倡酬以樂太平壽九十餘歲論曰余聞汴故老言憲副公歸田時囊無餘貲惟舊屋一區弗蔽風雨敝衣糲食出不能具驢車然其壽獨高又曰憲副公清修好古晚歲嘗采輯古今詩文之粹者若干篇分爲六卷題之曰資蒙集諸家並以垂訓子孫今丁家世衰微而其遺事鄉邦無知之

者余蒐訪百至久弗能得茲姑據所聞書之無亦使其湮滅亡傳焉爾

陝西按察司副使白君佩墓表

葉盛

天順三年廣東珠池之役合六郡兵民之衆而中貴十五人者傔從官校寔多且將事銳甚時巡按監察御史白君言之中貴人以爲珠固不敢稽也今西賊久流如民疲何中貴人感動官校怙勢虐下即能廉得其實責之中貴人自治由是且慚且懼爲之斂跡中貴人有欲屬叅吏者君不從曰叅吏有籍巡撫既出巡按承之巡按乃可爲巡撫欺耶未幾予來自廣西聞有愛御史者嘗以太剛媒禍爲言君剛印正色曰佩未學初仕患在不能剛耳言者愧之嗚呼予治

廣者六七年直道守正不屈不隨如白御史者可多得哉然君之可稱殆不止是其巡按南畿時以六事爲言一正心身曰古者帝王誠意正心以修其身是以天下和平享國長久後世之君天性之高稍知道者亦能小康僅至中壽其他率多驕縱自恣凡蕩心喪志損身敗德之事靡不爲之是以喪亂相仍身多夭折也　陛下屬春秋鼎盛血氣嚮隆當以古帝王爲法後世人主爲戒其二勤務學人主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以不勤宜亟選碩德重望明識政體老成儒臣處之便殿從容論講裨益聰明脫此時不學後

雖欲學焉殆恐不如今日之易進且專也貞觀正要
陸贄奏議大學衍義三書甚切治道尤乞留意三曰
賞罰至公所以法天道後世如漢祖唐宗亦皆史冊
有書可爲後法邇者近習交結事露亟寘之法天下
聞之無不悅服所望於將來者愈堅此心一賞一罰
悉出乎公則治道可成四曰初政二詔利興而害革
軍民頌歌無間遠邇且聞大內珍禽草木悉已放除
外方貢物多已不納非徒言而不能行矣繼自今惟
在乎守初心行初政而已五精選練夫閫之安危在
將戰之勇怯在兵祖宗承平甚重乎此如曰將非精

求士非素練難矣宜令集議京師各邊正副總兵參贊文臣分管都指揮等各精選得之具立條式俾彼此相制上下相維一意操備而又嚴其侵漁役占之禁庶得實用六曰石曹二逆禍將萌也宦官亦嘗有言而反為排擠如御史耿九疇御史張鵬楊瑄之論降是已 先皇聖明九疇等即召用其均需未及之人宜加收用以伸公道以慰人心 上覽奏深用嘉納悉付施行既而代還掌道事牛玉得罪南京給事中王徽等跡其僨事之因并及李賢忤旨謫外君率其同官上言徽等初心一忠愛所激而遽加斥逐之

天下之人將以爲不樂人言傾忌畏禍弊將不勝況
今日拭目維新之治而乃首斥言事之臣於太平盛
治不能無損雖未得報時論莫不韙之君諱侃字廷
直姓白氏太原平定人曾大父德與大父勲洪武中
舉孝廉官至楚府審理正父琦有年德爲鄉耆老以
君貴封監察御史母石氏君景泰甲戌進士浙江道
御史應天等府及廣東兩巡按外又嘗巡視太倉督
捕中城賊盜巡理紫荆等邊關有勑書賞楮之賜超
陞陝西按察司副使以軍務邊儲往來延慶者再朞
竟卒於榆林邊人哭之如喪所生其爲人孝友忠信

家有寡嫂官下歲必寄衣家素饒每寄書誡其子弟凡鄉人貸不必計利有無在太學號合偶得遺金十兩詢其主而還之居官恒自誦曰公以處事私意一毫無地入廉以持身誠心兩字有天知書粘私室之壁去則揭之其自勵如此故所至有氷蘗聲

陝西按察司副使劉公瀚墓志銘　李東陽

公諱瀚約之其字别號樗菴先世本汴人宋南渡有爲黄州統領者徙建康後有諱順者榷茶平江路遂居長洲高祖諱元善元季集義兵保障其郷曾祖諱德謙國初爲沛縣儒學教諭祖諱仲輿贈中書舍人考諱鉉累官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詹事府少詹事贈禮部左侍郎以學行聞於時文恭其賜謚也公少爲蘇州府學生景泰庚午領南畿鄉貢卒國子業有名其舉進士在順天丁丑試政禮部領詔至揚州府府餽金二錠公峻拒弗納列郡皆相戒勿餽縉紳餽郤

金圖賦詩以頌之其爲大理在天順成化間讞獄詳
慎嘗奉勅錄京畿及江西重獄平反四百餘人出爲
河間諸府饑民籍名給粟者十五萬其爲同知八年
專理戎籍多所釐正鄰郡懇訟者踵相沓爲知府得
專制鉏強抑暴民甚安之部使旌于朝章至八九上
爲副使益持憲體會邊徼多事督餉不乏資望日積
而述致事以去西安府餽金爲贐却之日不關致仕
與在任同邪時弘治己酉也居邪十七年足不至公
室交敘飲斠刊禮爲大寶其于生歿居孝義與人交
際決詞章諸精法北達政體古文歌詩而終身
不自伐纂示後所請子孫至前連畢孝弟忠信四字
訓之利懇懇不置壽八十有一矣

何景明傳

喬世寧

何先生者信陽人也名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今海内稱大復先生云生有異質穎記絶人八歲時即能賦詩爲文章諸老生見者爭傳誦稱爲神童年十二以父仕臨洮府驛丞乃隨侍臨洮守李紀者聞其奇召置門下甚愛幸賢之爲延師授春秋居頃之即善說春秋歸又受尚書長兄景韶所甫踰月即以尚書魁河南省試當是時年財十五也諸王公大人爭迎致一見候車常數十乘所過人觀者如堵旣入京師遊太學祭酒林公又甚愛幸賢之歸則詩贈焉于

是名蜚傳海內猶鳳鳴麟出世人驚覩也年十九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獻吉武功康德涵鄠杜王敬夫歷下邊廷實皆好古文辭先生與論文語合乃一意論法古文而與獻吉又駿發齊名憂情時事尚節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往學士爲文自六朝以後日益靡靡敝矣國初尚襲元習宣正以來駸駸如宋矣至弘正間先生與諸君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漢魏盛唐于是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爲大家今學士家稱曰何李或稱曰李何屹然爲一代山斗云在中書時

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先生又願見先生詩車馬塡門巷不絕而先生德性醇明言儀雍雅栝酒談笑間詩文立就作字復秀拔奇勁逈出常格一時聲傾都下然顧高潔不妄交游錢寧欲交讙先生間持古畫求先生題先生曰此名畫無汙吾題留一年終不與題是時寧賜宗姓最寵貴弄權先生顧奴視遠之會乾清宮災應詔言便事乃極言邊軍番僧義子數事義子者斥錢寧也疏留中不出師御史客死京師權倖廖鵬者賻之棺謂可結縉紳讙也先生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爲受汙地下邪乃約所知

其將金敘之竟却其楷後督學關中會鵬弟鸞鎭守
關中恃勢益横諸參隨者遇二司不下馬先生執參
隨者撻于市責數之乃諸參隨者始人人斂避矣先
是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許太宰引正大義獄吉與
婁御史詰奏又移書楊太宰直獄吉獄少師李西涯
疏上乞休會有兵事又援古大臣義爲書讓之三書
皆非身事而抗言尊顯語涉時忌議者謂忍國倖才
古人莫加也顧獨以不能于謁守中書十年不調官
然志在經術世務終不言功名事其督教關中士亦
以經術世務如其所自志關中士習文藝益自是一

大變云是時世寧侍先生正學書院先生說五經義與諸家訓詁多殊私以爲諸訓詁不及也古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家皆能究其指意常言彼有是有不是欲取經訓與諸家書刪繁折衷成一家言顧三十九而卒志業竟不及就也豈命數然邪抑詩文盡淺神秘固造物所忌邪嗟乎嗟乎而志狀則言先生使滇南不持滇南一物持父母喪不終禫則不酒不琴性不喜華麗不治產祿入盡散親故臨卒時餘三十金篋中此固世俗所難在先生猶其細者始先生崛起汝南人郎以爲班固崔駰陸雲王勃之流也夫數子

皆幼慧莫特才藻雄麗者故人以比先生至先生德
量風節數子又安可並論哉世多言修士少文才人
行劣二者蓋更相笑也乃先生則獨稱全才可不謂
振古豪傑士邪所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
歌千餘首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數百篇盛傳當
世名可萬世不朽矣次子立舉癸卯鄉試立子洛文
復少俊皆能世其家學喬生曰世稱何先生詩至名
傳四裔不虛也其節行人不盡傳何哉及讀何子十
二篇又歎有王佐才而蚤死不遇悲夫余故述先生
行事采其關國體大者令太史氏有可攷焉

陝西提學副使王鳳靈傳

王鳳靈字應時耕原人其先曰王發者依舅氏姓吳弘治中有御史吳玉榮即鳳靈伯父也　敎皇帝十一年鳳靈偕兄鳳儀舉于鄉俱從吳姓明年丁丑鳳靈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始疏復王姓云鳳靈生有異質日誦書數萬言輒終身弗忘爲文章以氣勝其起家比部郎年甫弱冠乃明習法理如老吏官張銳都督錢寧等罪當死詔減戍且許贖金諸法吏咸愕然鳳靈獨疏論之其略曰此等非逆瑾爪牙則錢寧羽翼非交通宸濠則結好江彬蓋必誅之賊也今以

眎爲轉移　聖慮臣恐奸雄伺釁旨將謂私交可無
誅亂政可不殺而獄可賄囑肆無忌憚天下之毒可
勝言哉疏奏竟如法司議給事中陳洗者罪有顯狀
世廟以議禮故庇之鳳靈疏言曰議禮者自議禮
犯罪者自犯罪何得援此以掩彼也臣聞　先朝開
國靖難及諸迎立元勳豈無寵利動觸刑章即如議
禮諸臣深係　聖心而或處極盈之會犯不韙之科
陛下亦將與衆棄之而不得私如洗之罪又奚待
持不決之疑諸曹咸爲之悚然謂公言直如議禮諸
大臣何鳳靈毅弗顧自是無敢復庇洗者矣其隸達

守法類如此年未三十出爲襄陽太守未幾以母喪
歸服闋補淮安淮稱劇郡鳳靈至視無難者問民所
疾苦清徭賦禁豪猾數十輩更創郡縣學又闢龍溪
書院廣徵屬邑士與肄校其文藝爲之筆削刻曰同
文錄又引淮水入泮以開科第之祥故其門人一時
登科第顯庸者甚多淮故患水鳳靈首疏五事以疏
泄重農爲先又因頻歲旱蝗連上秋災夏蝗等四疏
請蠲秋糧雜賦出餘鹽銀數千以賑民復疏停馬價
懇惻數千言俱得請民賴以甦嘗鑒淤河辨疑獄糾
治巨盜卽古稱廉明何加焉在淮五年擢陝西學憲

淮人即能溪書院爲生祠祀之未抵陝遭謗歸起補蘄州兵備佐翟相行九邊又忤城沙河議省費忤柄事者故疏留五戍始還贈右大參未赴忌者以考察竟罷之鳳霄性伉直好激論天下事以此多忤人功用惜未究也其文章名高于時所著有淮陽急稿及諸奏疏字法王右軍人珍蓄之今淮諸生稱曰筆峰先生列循吏傳鳳儀亳州學正子一貫舉鄉試亞魁海豐知縣

陝西按察司副使邵公蕃墓志銘　李本

吾邑以德行文學表見於時躋穹齡而裕後昆者東里邵公其一焉乙巳秋本覗篆留院便道歸謁公公尚能儼然周旋爲本道親故不倦不意別未幾而公先逝矣豈惟我親故者之傷士類莫不嗟嘆云公諱蕃字文盛世家吾姚東隅族屬蕃衍先多顯達人父驥母韓氏公生而魁梧偉特有奇氣學步語時逈然不羣三歲失怙知悲哀事繼母潘氏能竭力孝道六七歲便日抱墳籍以爲學過目輒成誦是以學無所不通尤深於禮經年十二爲舉子業通三場聲名藉

籍以起老師宿儒莫能以校得失年十五督學張公試諸生首取公入邑庠生自是每試必居首無能易者成化癸卯舉於鄉明年甲辰登進士第知建平縣建平窶而敝民甚凋瘵且訐訟滋漫緣以為奸號難理公至早作夜思務求安輯之道乃清以律己公以御物有利罔不興有害罔不除衆瘼悉蠲羣情大洽六年而政績顯著薦交上皆曰江南治行第一弘治癸丑行取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公益秉義奮忠毅然有澄清之志矣於是巡鹺長蘆則肅憲度搜蠹弊言利歸於國商稱其便者莫加焉於是提學北畿則嚴

立規條崇文與行言公明義至科第得人者莫加焉戊午丁父憂辛酉起復補四川道是年又丁繼母憂甲子起復補廣東道乙丑監會試所在踐職綜務厥猷融茂丁卯陞陝西督學副使表正化導如在北畿時查革民人冒名援例生員他邑補廩皆不避權貴爲之逆瑾與平人絕與見銜之戊辰吏部推公擢四川左參政瑾從是疏中令致仕瑾被誅臺諫交章薦公如巡按御史劉公天和都給事中張公瓚皆以公抗奸去國志烈秋霜宜叙秩時楊公一清爲冢宰以公代以督學時頗更其事謂形吾失也梟疏竟寢不

復起用士論惜之公遂戶蓽門一疏食飲水數十年終日危坐一室閒讀書談道之外一毫不與焉知與不知者莫不潟往之郡伯玉泉張公數請至郡爲鄉飲大賓時年耋矣八邑之人多來觀者雖麟鳳之瑞不是過也其促之沮之者何在哉公孫濟嘉靖癸卯以禮賓於鄉明年甲辰登進士第知六合縣政譽赫然皆知公公得親見其後賢若此則天之報公者又豈不多耶公生於景泰癸酉六月卒於嘉靖乙巳十一月年九十三歲

陜西按察副使徐公聯墓志銘　　顧璘

公徐氏名聯字成章長淮衛人其先本南豐人曾祖旃始籍於衛父景春以功陞百戶進階武略將軍嫡母李氏母高氏生公沉毅簡遠學詩補郡學生弘治乙卯舉鄉試丙辰第進士言必法行必端不苟交按爲衆嚴憚拜南京大理寺左評事明習法比獄多平反當率同官劾罷刑曹舞智亂法者一時無敢高下其手歷九載轉左寺副尋遷右寺正乙丑陞河南按察僉事整理信陽兵備其地當四省交會多山谷盜藏奸公靜鎮仁煦察見善惡不知難治以母喪去位

百姓遮泣郡縣致辭咸不受已已服闋復授前職得
巨盜盜廖鎮守太監廖堂求賄金執不與廖欲中以
他禍竟不得間而止陞陝西布政司右參議時吏部
尚書張綵當權有欲爲督私第者假官政檄取帑積
公𢡟地不從陞按察副使理肅州兵備適有邊警乃
遣家口於鞏昌單騎即戎措授方略虜不敢近由是
隨所撥原挨備精飭閱軍聲大振乃禁諸將侵漁及
絕入貢哈密土魯番諸夷私覿內外帖服方經畫遠
圖辛未得痔疾遂乞致仕清修苦節視平時加峻居
五年卒于家蓋正德乙亥九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七

公爲人孝友忠信篤厚倫理喪嫡母毀瘠如喪武略公時少受學從兄訓導公海終身師事維謹同母兄繼以詿誤戍咸遠公遇於逆旅舉力贖護撫其子女赴官教育之及請老歸復遜故居與兄友愛益篤猝嗜好仕宦垂二十年圖書之外無長物每去任凡有司器什必按籍檢還信蹟嘗有小醫貽藥出藥還之爲文有典則晚益深造非御公牘手不釋卷所著有長齋稿若干卷藏于家

陝西按察司副使唐公希介墓志銘　徐縉

公諱希介字景賢世爲太原之陽曲人景泰甲戌正月十有六日公生而穎悟絕倫三歲知字五歲知書十歲知爲經義一時稱奇童云遊中丞貞菴陜公之門肆力探究志在遠大不以程業拘也未冠補郡學生試輒高等庚子舉於鄉爲易魁丁未擢進士選授翰林庶吉士三年改工科給事中隨事建明直聲大振久之特被簡命務省其定等四衞備備公躬親閱視其得宿弊以聞於是權倖見嫉以他事中公謫四川石砫宣撫司經歷萬里遠竄怡然就道既涖任承

徵署仁壽雙流二邑公不鄙夷其民植善鋤惡俗用丕變又檄視州茶政廉發私閟縣吏梳兜稍還溪險縣令縣有鉅猾杜某作姦犯法持吏短長所居窟穴瀰岨捕吏莫敢蹤跡公密設方略擒而斃之繕完城郭百廢具舉再遷知揚之通州州臨海有漁蒲鹽泊之利盜劫出沒司徼巡者歲入其賄陽翕陰縱民買交病公至揭賞購示以威信盜望風散遠境內獲安河堤潰決撫巡檄公董治公內籌規畫外別勤惰旬月之閒膚績亟成庚申擢陝西按察司僉事督餉榆林邊吏有乾沒積緩者公糾懸繩違軍餉不乏之邊氓

有爭田久訟者公兩寘其侵怨伏立解時大學士石淙楊公總制邊務議增置茶市以贍軍賦公條答便宜二十三事石淙公并施行之且貽書以謝其欽重公如此未幾改四川僉事尋擢陝西按察司副使榆林兵備仍兼督餉公愛養士卒約束精校戎乘肅睦邊威赫然軍府多羸積中官欲私取公執不可謹籍以俟語發中官銜之構諸逆瑾瑾矯制逮公三木長安市長子淇擧登聞鼓訴冤罰輸居庸米三百石復其官瑾猶覬公往謝公堅執不往乃嗾御史劾公不勝邊防重寄有詔著致仕公天性高朗無戀章目警

然剛腸直氣數忤權奸禍且叵測而能屢折不撓完潔去就可以覩其人矣惜乎宏才碩學未究厥施而官簿偃蹇竟止於是不亦道消之遘然乎晚節公事揭斂杜門掃軌娛意篇籍自奉儉素不隨俗華靡朝夕程課諸孫親為講解暇日則賦詩著文頗見已志有石菴小稿藏於家非公會未嘗入州府雖姻黨戚屬不輕造就清介之操老而彌劭優游桑梓踰三十年春秋八十有五諸孫繼起科第食天之報大耋令終如公者可謂無憾矣

副使章公袞墓志銘

陳九川

君諱袞字汝明別號介菴君幼穎異不羣雖長治舉業為庠生然志以古賢豪自待早失怙恃家甚貧而苦節危行恭其兄而友弟甚至常病俗儒不知經術剽竊爲詞藻耳故博學精思期以致用旁究釋典了其大意嘉靖改元以詩魁鄉薦明年舉進士出身選試山東道監察御史久之實授累疏論時政劾長吏即卓然有直聲然君猶往往追悔以為逐時沽名謀國之忠未純也四年巡按四川貴州軍餉事竣東還得告八年即其家起督南直隷學政君既拜簡命益

自淬濯以立師道不作樹桃李念先德行而後文藝進退多士一無所徇士習爲之一變於是聲聞日弘十年廷議削夫子王祀君力諍之不可出爲福建建寧府推官得誥練氏夫人墓四載遷松江府同知平良戢奸二郡人至今稱之十五年入爲南京職方員外郎尋晉武庫郎中十七年改考功郎中司南京考察有御史怙勢貪殘張甚首黜之遂倚嚴宰誣奏欲中公以報怨而公論方偉君不可奪乃寢十九年冬得陝西之命君嘆曰吾老矣隨行折腰仰面以事人且必重得禍不欲就其兄固強之乃行期蒞任後卽

從初志及秋會虜深入山西君當署潼關兵備脩然
曰詎未可去也即出縉城堡整甲兵日志其勞爲戰
守備秋寇退而代者至乃以疾白兩臺以聞即日攜
琴出關吏部移文留之不及寧乾有術君者因削爲
民二十四年恩詔始復冠帶當路交薦卒亦不用君
性澹泊又以親不逮養平居食不重味恒以儉素飭
其子居鄉嚴謹人不敢干以私至閭閻風民利未嘗
不劇言捐力生平不問家事而手不釋卷其爲詩文
恥餖飣斵鑿自成一家所著有學庸口義疏箋瑣言
古文筆札若干卷

陝西按察司副使劉公從學行狀

公諱從學字時敏別號屏山生有異質方解語即好誦書不與羣兒作俗戲成童隨先大父之金縣倅貧且廉薄公竭力奉甘旨而自不厭粗糲暇則日誦千餘言先大父奇之始教之作文即領大意後先大父謝政歸田適督學翟菴馮公會考公為首遂登正德丁卯鄉薦試禮闈弗捷業大學己卯秋銓兵部司務公嚴以督貳率吏勤以註諸公文嘉靖甲申適廷臣議大禮各疏力爭公奏曰義隆正統情盡本生頒之詔令　聖心亦既慰矣奈何欲去本生之稱非先王

之禮答後世之議豈不為聖德累乎疏入留中公復奏曰本生二字何見於禮何拘於尊去此二字則援立之恩繼統之義俱而無存矣疏入復留中朝議已寢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於衆曰昨諸疏留中必欲改稱 孝宗為皇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 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赴文華門跪哭爭論 慈懿皇太后葬禮 憲宗從焉此國家故事公倡言於衆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伏節死義正在今日乃遮留諸朝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俱

赴左順門跪伏聲徹於內　上命司禮監官諭之曰
此禮　朝廷自有審處羣臣咸曰必得俞旨乃退及
午撼門大哭聲震闕廷　上大怒械繫而廷笞之丙
戌春陞戶部員外郎行查京庫及九門錢鈔時與內
官同事公守已清慎執法不撓吏部考績曰才識宏
深性質謹厚閱歷寖深聲稱愈著丁亥春陞郎中奉
勑總督遼東糧儲關防愼密餘銀分毫必記於官一
時官遼陽者如張公問行陸公杰麻公循咸服其老
成戊子冬奉旨九年考績赴部己丑春復補廣東司
郎中庚寅冬得給誥命辛卯乃奉恩旨焚黃祭墓壬

辰陞陝西布政司參議分守隴西道及過先大父舊治金邑父老攀留之隴爲邊郡地瘠民貧公潛蒞自甘東薪粒米不取於民州縣官不得以私謁伸冤理枉付之公道俸入之外取一錢規矩之外行一事斷乎不爲也臨鞏地方大虜壓境犯邊攻堡公督率官軍勦斬獲首級奪獲達馬夷器奏聞　上嘉之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時嘉靖戊戌也鞏昌府同知李遐口粟站價銀五十兩送本道公用公叱之曰　朝廷錢糧自當作正支銷即時付府守冠子天與作正支銷訖丁酉歲轉按察司副使奉勑整飭甘肅兵備抵

任豪横斂跡邊境安堵不逾載有歸念移檄撫按公
逡浩然而歸官軍哭號遮道至不得行時閑住參將
茍綱餽鑑五十金公令千戶楊錦却之視四品之秩
不以爲貴二千石之祿不以爲富棄歸林泉飲水甘
於列鼎縕袍榮於華袞旣抵家山林寄傲不適公門
終始完名無少玷缺嘉靖甲子仲秋偶感疾卒壽八
十有二云

陝西按察副使葛君覃墓志銘

語曰長算屈於短日嗟乎功必次而弘時才必久而累績故人直多艱靡拒天損古志士深悲之吾磁葛廷之父操廉蹈勤約已奉國而官副使年五旬卒已失其抗志踐古展蘊立名期而勵者將若何而極也磁又有御史王泮忠清乃廷之伍亦早死悲夫吾鄉生尤丁天損之盧邪廷之諱覃祖玘父義母王氏嘗封郎中及太宜人廷之明朱詩正德甲戌舉進士令樂清三遷官至南京戶部郎中守平陽乃憲陝西廷之有治才理簿書詁因要精明立可辦吏不得爲奸

在業清堪與家言選署背吉地故令靡遷官考宜改
治延之不從滅武官溢役民遷其構不動在平陽辟
盧生又辯其屬之誣皆忤上官蓋其操廉無可指瑕
故遇事斤斤執典天性簡言笑交遊每日兢兢律身
恐殘缺墨論者謂宜濟之弘裕然循其習性無變亂
張氏亦封宜人五子逢春逢夏逢吉逢時逢辰一女
嫁張涵延之以嘉靖甲午九月二十三日卒生于成
化壬寅正月十四日逢夏爲郡學生香名場屋闈將
以乙未十月望葬其父余受託銘墓乃法先漢賢士
文證簡存要略且繼鄭乘銘曰後肆撰然乃材夏星
何短綜者大賑四馬葬也夜獲貞設伊鄭而返冥寶
時堅已約往溫人妻兩惆闕辟驟而不藏截面詞揭揭
永登白潔

陝西按察司副使劉公效祖墓志銘　王一鶚

劉憲使名效祖字仲修別號念菴其先出山東濱州始祖四當文廟時徙實都下占籍武驤左衛生八公八公生能能生二子長通次達達以明經爲御史大夫通生寓即封君娶於彭生三子公其伯子也在襁褓即喜弄圖書御史大夫常挾之膝下早善屬文年十二彭見背哀毀如成人踰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嘉靖庚子領順天鄉薦時年甫十九已而御史大夫歿家中落公養封君志盡菽水歡又能周旋於二從父間封君疾日夜侍湯藥籲天願代封君不起哭幾絕人

以孝稱庚戌登進士第出理衛輝故事司理以風聞
慮直指其事之與廢輕重不問公察舉一二豪猾及
事之重且大者鞫報稱文無害嘗謂擊賁桀儈為風
裁不為也延津周氏某冤罹大辟竟白之其所平反
無筭入補郡事釐奸剔蠹惟民便暇則進諸生談藝得
其教以進取者翩翩焉今東鹿尹趙君諸才而貧館
穀婚配皆為之給祥符丞王某以病請骸骨為具棺
斂以丹護歸其家磁州牧周某有惡聲恐洩夜懷金
遺之則遜謝去後復以私餽竄行李中既露則密覘
以還以是中丞直指剡薦纍纍侍御浦公之語更以

人望推轂之癸丑應內召乃柄臣有銜杜金吾者知
公爲杜倩恐入臺省有左右袒陰阻之滿侍御力言
之始授戶部廣東司主事即視九門未幾奉璽書易
粟梁薊間肇之督亢備雲谷緩急事將竣又勑督所
歷逋負則次第催科商民便之丙辰報最封父如其
官母贈安人已而督漕天津戊午陞廣西司員外郎
旋陞雲南司郎中職市金珠爲內供時 上用主豐
登省自建白主儉公籌盈濟虛權可馴否大司徒嫁之
以請如調劑然比歲烽火無警各營草日腐累商公
議散之諸營而見貯者給商以直人人稱便蘭州度

支蘇郡中以不預支倉儲被譴勒公爲雪之蘇得無恙以故大司徒楚中方公國中馬公咸亟稱之清苑高公以諸司事蒞郟視章分宜父子每見其疏私重之欲羅之入幕乃婉爲謝遂陞陝西固原兵備副使行不入辭別不具饋固原於平涼開寺地夫步武開御某有內授日庇牧卒如私人卒每縱橫有鬪者輒撼以危言公不爲意徑執之置于法郭公宗皐講戍原州詩間一歸葬母諸大夫但佯應公大言曰戍者以失柄臣心吾儕可錮人以媚人乎況景臣非埒大僇且也以親圖歸何失孝子心第歸我即罷譴勿恤

中丞裴公行塞歷平涼朝王就席次以通籍請裴公難之旣罷遂誣以舉爵壽王緩屬不敬欲上其罪公聞之乃曰嘉禮有注責在藩相所不預具焉用彼議當先繫擯劾王以糧故於杯酒責望如國體何獨議塞旣而諸王孫遮道以挾則請姑面允去裴又否否諸王孫問公責以危言身蔽裴以行王與諸王孫乃知朝廷紀綱森然如此一日虜忽闌入花馬池城下元戎提兵出無乘城者公先登鼓諸老稚備矢石虜覘有備竟解去城以完癸亥大計爲忌者所中當東歸原人扶老攜幼號泣車前者聲震四十里屬則斷

日涉園日日陶情觴咏間少暇作樂府數闋擊節歌
之乃肆力修詞大業與海內詞客或結社或飛箋授
東爲詞林盛會諸大夫或就而問政多所指畫語不
及私會王大成變有欲以奇禍中素隙者事屬白金
吾白諸決策則握手示曰族人狥人毋論并丈夫所
爲如冥冥何第訊罪人自得其情白如其言大成伏
辜幾中者得無恙京兆大梁曹公念京畿首善地闕
專誌欲徵載筆督府北海劉公以薊門邊乘先聘之
因而如檀州作關鎮志凡三閱歲以是得縱遊諸塞
上所至輒有紀公一日閱　主上問其姓名因賦詩

志感曰更生雙鬢已蕭騷敢謂文章挺彩毫過誤假承　明主問因緣不是鬱輪袍萬曆己丑二月卒距生嘉靖壬午七月年六十有八著述有四鎮三關志十二卷春秋意稿二卷劉仲修先生詩集若干卷文若干卷塞上言一卷盛世宣威清時行樂二卷燈市謡長門詞二卷雲林和稿空中語短柱效顰閑中一笑裁氷剪雪都邑繁華蓮步新聲共七卷行於世

陝西副使黃公卷傳　耿定向

黃憲副公卷初官比部出補山西僉憲晉陝西少參巳晉憲副即解紱歸歸年才四十有五耳公歸益即眞明農云春夏間家衆悉驅之田作而獨與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飲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子欲昇送之公曰毋此何時也假我具即德厚矣柰何又妨汝務遂自肩之如田焉公性故孤介悃樸而逸興甚豪雅嬰情山水間山崎水涘靡不遊至或乘敝輿或策款段或曳杖躡蹻翛然吸嘯飄飄若仙爲家去城邑四十里而近經歲不一至至則市童擁掌

歎呼相指曰黃公來也蓋識其與敵厯云公居常好客容至座已徐起臨庵服犢鼻衣洽具具無兼味泡畢乃盥手更衣出即新端上客率以為常余一日偕周元孚進士候公公歡甚縱談名理因及羅場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熟矣請割公曰少需蓋劇談方適無間也有頃婢稟如初公又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共饌出故助狼籍不爲意也公闔起入室余從之闚其室一榻蕭然不啻僧舍已余爽若冷然盪以清風洒然沃以瓊漿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

今幸游羲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云耿子曰夫世紳其躬爲苦節矜者類多蹤蹟迂滯不能事事彼蓋矯飾爲名高者也其氣滿其性牿矣公率性之眞從心之安孟子所謂人有不爲可與有爲者非乎藉令世誠重用之禹稷之志計能償之不虛也余又嘗聞里中前輩若鄭劉周李董阮諸公其風軌大都如是顧所及覩記者惟公因憶父老相傳宣正成弘閭里中民物殷盛閭巷熙熙有以也乃今里中身有完服面無菜色父子兄弟相聚而無愁嘆聲者蓋鮮焉故哉吏治之日偷也吏治之日偷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

之不立則古道之寖微而紛華之爲蔀甚也卽吾一鄉而天下可類知已嗟嗟孰謂公履爲細謹哉公蓋古道之人碩果矣余茲重有慨焉爰拾公一二淺事爲外傳云

陝西按察副使梁公承學墓志銘　于愼行

梁公諱承學字師顏東郡名家也其上世居冀洪武中有士成者占籍爲聊城人士成生無爲知州棟棟二子智能智生舉人璉能生南京戶部主事留留生新城知縣相是爲公父其後以公貴再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初配李氏生承祖繼配王氏生公其穆皆贈宜人公生有殊質六歲而孤家又貧獨從母宜人居攻苦誦習髫年學成楊襄毅公校士東郡才之嘉靖己酉方十有八歲以易舉山東省試聲動齊魯間其後數上春官數罷益發憤不少沮竟以隆慶戊

辰成進士有同姓中官方貴用事請與序族公正色曰吾誠不知系所從出顧安得妄附人以邀寵澤論非與通座主少保炈公聞而重之除陝西延安府推官公雅精法家指然其讞獄以平恕得情不欲核刻搏擊取小治辦為名一日閱獄中因有八歲小兒投石戲誤中七歲兒斃吏增兒年論死公廉其狀立貰之府中卒出領金錢照磨笞卒卒後病死吏當故勘平人律公曰卒為奸利非平人照磨笞之固當柰何中法亦減死論他所平反如此類尤衆至品第郡邑吏賢不肖狀無不指當而大指取寬厚不求人細過

居泰中滿考奏薦十有三疏計且召入而柄銓大臣
故嘗撫陝有所嗛於公乃擢爲南京工部主事時論
屈之在南曹時嘗疏瓜儀河道理沿江蘆課咸有能
名後以修孝陵工加俸一級滿考奏績改戶部廣西
司九江榷稅序當遣公郎中有所善欲往以公改北
爲新任不當遣同曹咸爲不平公曰使職等耳何必
九江竟無一語已而所遣者以墨敗人益服公嘗司
庾天津出納平慎進山西司員外郎再進浙江司郎
中改雲南司雲南司者專主漕政於子部爲劇司徒
擇而得公公握籌權會區畫剸量悉中肯綮督倉尚

書欲扣漕舟盤剝之費奏爲羨餘運卒聞而大譟[illegible]
書恐夜召公公具陳不可狀爲草疏平亭之奏下[illegible]
卒乃安言者疏倉曹郎使竣令御史核殿最下戶部
議諸郎愕莫能對公奮言曰郎御史各以職奉使相
頡頏郎卽不稱使大司徒在是何與御史竟寢其議
先是議者以江北田荒奏遣憲臣一人督吏民開墾
三年命公往覈狀公馳至其地徧覆穀土荒墾民人
流亡具得其實以報甚稱上旨然亦陰取忌矣故事
郎秩八年以往當陞參政公平生澹於進趨無所內
交主爵以爲才任治遂徙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illegible]

延公夷然不爲意再至塞上日夜按行所部繕治城堡修飭武備西邊大治嘗以丈田奏荐詔主爵志其名又嘗以關邊勞受金幣賜聲稱大振宜君獨眠賊聚撫臣欲發兵捕公謂此皆凶歲饑寒救死不足以屑單吏不見嶺南丞夷事耶遣郡邑丞尉持檄往諭之賊感泣立解散撫臣意沮會其年關中大侵至人相食公設法振貸多所全活而爲忌者所搆反以爲救荒無狀有詔改用公因拂衣東歸遲回不欲出久之故人多趣公北上乃裝詣闕行至武城而病亟返舟抵介數日卒萬曆丙戌二月距生嘉靖壬辰三月

得年五十五歲公爲人洞達有度重厚簡朴不爲小文夫性孝友內行甚修事兄及寡姊恩禮備至於族人親戚多所賙給交遊無問窮達緩急賴之有長者稱予生川江北故鮮大族如梁公五世科第爲吏可指數耳然予聞其家肅然如諸生大父以來田廬無所益稱清白吏子孫矣治獄多平反以尺撤解嚴劇盜仁人之利博焉繇蟬譯卒出於頃刻若正言御史郎吏之職抗慨引義儒夫動色斯巳壯矣予觀公諸子皆賢偶有文昌大其家不可涯涘用其所不足於後人天道耶

陝西按察司副使沈先生啓原行狀　　潛國棨

嘉靖甲子比士　上用言官議兩畿分校選京秩有學行者充之於是霓川沈先生以南屯部郎校尚書得十有三人不佞某亦幸與焉異日宣猶者績爲時名流者項背相望人以是多先生之鑒衡不佞脉脉靡所樹先生開發成就之始終備至蓋二十有五年如一日也昨其壻竿一第先生色喜貽書勗勉郎某淺薄不能副期待之百一庶藉楷模以自免於罾戾而先生逝矣嗚呼痛可言哉先生弟啓南將相兩孫葬先生嘉善思賢里祖塋之次以世系生卒行事屬

小子布狀將圖所以紀諸幽者小子則曷敢辭先生諱啓原字道初别號覺川其先汴人宋南渡遷會稽洪武中始祖庭芝自會稽徙松江遷善鄉宣德中以遷善隸嘉善地爲嘉善縣人庭芝生瑾字子厚始贅居秀水之長溪子厚生琦琦生淵淵生度世以孝弟力田起家度生東園公復是爲先生大父用子貴封徵事郎刑科給事中東園公生石雲公諱郇先生考舉嘉靖己丑進士由行人授給事中仕終湖廣參議石雲公配盛氏贈孺人繼盛氏封孺人是爲先生妣後並以先生南曹郎考秩石雲公加贈朝議大夫

繼配盛孺人亦晉封恭人初石雲公數艱子久之始
舉先生先生生而奇偉當庚寅年五歲會石雲公奉
使代藩事竣還京留先生侍東園公于家臥起惟謹
有成人度東園公甚喜之及石雲公轉山東僉憲歸
則先生年十二學日就緒自是更延高等博士弟子
教之如一山王公文湖盛公皆先後受業歲庚子督
學家渓張公校士得先生大爲稱賞以儒士應試省
闈歸而補邑諸生益折節好學復集郡中時髦爲會
于水東別業及文湖青院乃丙午舉于鄉年財二十
有一也丁未庚戌癸丑三下第歸五七年門佐石雲

公洽大母喪及公家遊江右所爲料理家政井井秩
暇日則經史諸家大畢觀覽至于群經則有集解易
班則有集覽郎堪輿醫卜諸書靡不尋其宗趣父子
家人自相師友所學究必詳且至蓋先生性敏志篤
功夫深密宜其博而有要也癸丑石雲公自江右歸
卒于家甲寅東園公亦逝先生喪葬事事致於禮會
倭亂暴起以軍興加賦閭里騷然督撫公徵會徐海
等于平湖奏捷還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土著之兵
皆在餼廪行糧日費二百金不貲縣令念閭里空乏
盡捐積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先生偶以他事謁令

與語令忽忽仰屋深念先生曰公何念之深也令曰
非他時文武大臣及募調諸兵在念有能具五日費
則恭之責可追已先生立曰原當任之令躍起拜先
生亦拜即夜歸率幹僕數人持千金畀之哨者以爲
難初徐海未命連歲剽掠嘉湖蘇松間先生倚膂力
販徒散以飛舸日圍聚長湖大溪中躬指授進退之
法重償其直而諸販徒亦自感奮一日倭果操兩巨
艦由平望入鄉而南近家不一里遇飛舸從傍夾擊
之因逡巡北遯至晚先生大犒之顧鄉之親友曰吾
以此舟得免一鄉害較所費孰多且舉也始以圍聚

而嚴僕奴之嗣又以脫爾而收眾徒之心知者自是
服先生才可以大受也已未成進士廷對策文詞古
雅楷法工緻咸謂上第不忝及發卷閣部大臣果進
報一甲第三人矣會以他故移置二甲十七名故事
十七名者爲選首於法得北部郎以前一人欲爲選
首過先生曰使若以序次必首選予得州守矣幸君
安之毋難予先生曰選之先後例也予豈有所謂哉
予固不敢以君之過而爭亦不敢以君之過而讓嘗
聽其自至及期前一人果挾分宜執下銓部時冢宰
遂爲言以親知故爲先生嫌而欲首前一人選司王

力言于冢宰曰因親知而印之不可因親知而抑之
亦不可執不肯首前一人卒並授南曹而先生為屯
部郎先生怡然曰南北等耳況予性簡澹南曹甚宜
我庚申涖任值分司儀真者為臺中劾去大司空康
公曰是役也非沈郎不可先生抵真州大反前政於
閘將其啓閉焉舟號其往來焉椿輕其贓罰於商任
其通販於買免其徵稅而浙直白船例不得由閘先
生具呈大司空弛其禁爪儀里老甲戸至肖形尸祝
之葢所攝儀四旬耳會新任者代遂歸董蘆政　政
差奉旨有勑印其體視臺中乃前是者自為吏損故

舉行者係而豪民占洲場負稅課不可勝計金錢累鉅萬積逋至三十年先生一拜命立請所轄中明職事而又上請大司空曰奈何上下欺蔽弗以國家利爲奸豪橐資也宜具奏移文撫按嚴督各屬于是人人知先生意旨遵守益謹追徵補解月不下數千計前未有如先生之多而體貌亦未有如先生之重者癸亥轉本司郎中尋考績得贈考妣如制而其配錢亦封安人乙丑調南儀制司金陵多佳山水碁置精雅而禮曹又清暇先生率二三同志于燕磯棲霞閒登眺賦詩婆娑甚適人見以爲悠然送日而先生之

龍度遠矣丙寅冬遷四川叅議明年丁卯奉監恭人行抵蜀所轄為川南道時天全土官高定楊時學相讐殺當事者莫知為計先生至移檄諭之其中宣揚
朝廷之威德追述先代之功勞鼓舞世傳之忠順究竟起釁之緒端諄諄數千言示以禍福利害令其改圖二家感悟謂先生不即奏勦而拳拳諭解使我輩如前搏噬能免負滅哉於是鈐束部夷解散黨與一聽先生約束而邊民臥始帖席矣他如申鄉約嚴保甲慎巡警禁私渡行之內地者人咸稱便而豁鹽井額增之課銀定番僧賞犒之限制尤為無窮利云皆

所陳金實所嚴公嶽蜀兩列薦剡謂大用可指日竢
嗟歲己巳以燈恭人卒于雅州官舍扶櫬歸某弔之
江滸先生涕泣交願令余不忍舉首時以別癸酉服
闋適子邠領鄉薦北上先生偕之甲戌補山東叅議
其分道在濟南而省政之當議者有稅糧牧馬二事
先生甫至議稅糧徵解自有成規而郡縣所行不一
有照舊總收僉大戶分解者有分倉徵收經收人領
解者有各里自收大戶類解者有總立櫃頭各戶自
投納者非盡一規擬總收之銀差佐貳首領類解郡
中即以羨餘充道里費其解銀大戶盡裁之止米麥

仍僉大戶收解而催督責之里排監收屬之大戶諉櫃設之公堂種種悉爲經畫議上撫臺著爲令而吏胥之弊竇塞小民之陪累減一省皆受惠矣牧馬之役齊兗東三府獨當之而青登萊無與先生閔其不均酌令彼此通融以疏民困議上馬院亦爲令丙子秋遷陝西按察副使治關南當四通之逵驛傳爲累錢糧不支會撫臺董公下先生議先生歷考道路之衝僻供應之繁簡至馬驢夫役一一斟酌至今遵其例行之丁丑予郊成進士　上又試造士之杰者令讀中秘書郊得首擢先生聞報嘆曰夫予家世耕讀

有何修爲而受國恩乃三世哉吾其歸矣適撫臺委勘城垣弗果行先生諸各州縣躬閱洛陽鳳縣褒城因其地形量爲修築三城悉爲巖邑先生力也十月按院巡金州守道缺先生斥署篆遂赴金州不五日撫臺亦於是時巡鳳縣金州去鳳縣爲里二千而遙度不能兩詣乃以揭迎之撫臺謂爲慢已因以他語中先生奏既上先生翛然登舟無幾微見顏面歸塗泛洞庭登太和每於山川名勝輒低回留不能去曰吾少不能爲少文之遊幸所歷多名山足償吾願歸而自之峨嵋泰華主人識西蜀東山陝右也比抵家

奉台調用嘗事以先生淸望久著輒議補先生先生徐念曰夫人生之樂在曠然全其天眞吾自登第抑首者二十年茲得寬假又何能以七尺軀僕僕爲人頫卬耶且機穽已蹈尚不覺悟將令溪上之鷗笑人也遂絕口不談世事亦不復通謁貴顯惟日相羊長溪之上芟薙先人林園誅茅治屋爲偃息計爲堂有與閒存石爲閣有柴芝之闠風爲齋有止觀徐于爲臺有紫雲香雪爲亭有荇玉點易栽花種竹野服葛巾覩朋來往如山人而已性澹朴無所芬華飲食之奉雖精潔未嘗過豐見富室窮水陸之珍必曰古人飲

不過三爵食不過五鼎簡淡雅洽矣何乃暴殄至此哉被服鮮整然非納濯數四不更至于繕築棟梁椽題至竹頭木屑經紀毛密斧斤無剩材布算無遺策郎匠石氏心計不如也或有以逐十一之說進者則閉目搖手曰與其特入而濫費孰若所費而寡營辭受取予無大小壹準于義有請托輒遜謝之脫竟抑不自發然爲之申理雖動遺物議不惜也聞人善極力播揚不善必隱之有以實叩者則曰經目之事猶有未眞況捉影捕風者吾敢信乎其人交無所不容始或以他事見欺旣而敗露先生知之如弗聞也者

弟啓南少而孤先生愛之甚置以內與同課讀至漏下三四鼓不輟族多窘先是東園公置義田若干爲昏喪資先生復以其餘歲莫人給之每歲租入率斟十之二三貧交疏昆弟人人得所欲以去放當被疾日無貴賤大小爭趨祈禱願以身代所在祠廟膺摩頂接至屬纊後弔者無不泣且悲焉平生珍玩貨殖聲色狗馬略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上自金匱石室之藏以至古今渠悉購無遺或少缺略借之錄書家務繕寫完好乃已舊有萬書樓三楹爲石雲公藏書處至是所積滋多復爲樓貯之名曰芳潤淨几明

[illegible]然然翻閱手不停披襟食俱廢雖樂收藏不拘拘宋元舊刻惟求紙版精明足供披覽人有惠先生書者啓封析然即百朋不啻也平居不耐酬應或談經史評法書而閽人持刺以進益未啓緘眉爲之積矣即當路諸公多門生故吏先生絕跡不入城不投謁然當路推轂人才必引以爲重先生顧覩之泊如也所爲詩沖澹夷曠氣韻和平一字不妥中夜推敲務求是當文則疏暢縝密詞足發意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蓋庶幾近之所著有詩文二集公移雜著藏於家先生爲人儉約自飭而賑窮卹之雖多無所

吝接人溫溫而義有不當輒毅然不可回奪平居吶
吶似不能言而上下古今評隲經史如倒囊出物愈
出而愈不可竭獨其用未盡酬於世而其文章議論
又未施於郊廟朝廷第為士民閭里所歌誦其所歌
誦者不過以為有惠政與篤行為君子長者之遺風
而已未能信其可大用者為何如也嗟乎使先生調
官時遲翔不去居家不堅臥不起必能致通顯有當
世事功然先生去之決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出處
去就靡不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凡材敏者
類能馳騁乎事功而非負學術者其出處去就未必

嘗於義先生得其難而易者可知已小子林諸門人荷知特深握手深語進以爲可教顧於先生之殁未能奔哭以少效執紼之役惟是講聞事行最深且久敢謀諸先生之弟撥拾大略次序如右以自附於門人小子之誼俟銘先生之墓者擇焉先生生嘉靖丙戌正月十有二日卒萬曆辛卯三月二十有四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恭人錢氏子一自卯丁丑進士翰林院修撰先先生二年卒

陝西按察司副使梁策傳

陝西按察司副使梁策河間鄚陵人性至孝七歲母病將不起旦夕焚香泣中庭請以身代持香詣城隍廟伏地涕泣幾絕一黃冠授藥一整僅寸許曰煎湯服之服即旋已亦不知爲何藥人謂孝感致然時稱孝童就外傅手孝經不釋嘗曰政本在此居官者當置一卷於座右何國家設科不用此也慕黃香之爲人習溫被扇枕稍長法曾子奉親百凡先意承順常若不足十七齒鄉校二十四籍鄉書孝聲藉甚行部使者往往移檄書物色抗辭逃避三十四中嘉靖乙

丑進士居都下心脉脉不肯拜官封郎中切戒始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歷員外郎中居郎署十年三請告省覲留封宜人侍養未嘗以隨陞四川成都知府嘆曰我必不能叱馭如王陽矣抵家蒲伏封郎中前號泣以請封郎中大怒曰盡力王事非孝乎爾好孝經不憶始於事親終於事君耶猶伏地不起舉杖欲擊方起而戒途抵成都數月而大計計畢疏請終養時封郎中封宜人年皆七十躬調甘脆未嘗任侍兒一茶一湯必跪進欲則必請封郎中老益好遊日遊於所知之家寒暑不廢每至漏下數十刻秉燭坐待闇

人報至趨門迎捘入寢室候寢定而退質明盥沐至
寢門問侍婢安否安則喜稍不安節憂惶廢食衣不
解帶人言修虔太和山可致親壽徒步往十步一下
拜下有餘里不知勞二人壽並八十封宜人歿哀毀
如禮既葬日廬基側暮歸侍封郎中封郎中病脾不
能離衽席調飲食跪榻下手舉匕筯以進牏廁衣躬
視滌濯如此者年餘時季子殀配封宜人無祿皆不
問封郎中殁既合葬廬基側日以篚承土首戴加基
有慈烏數百集廬下篚舉則飛而前導則棲依人服
闋不能去基所搢紳先生曰如禮側何再拜泣而徹

歷嘗夢一緋衣幞頭人呼曰梁孝子我厚漢肇起葬我葬我詰旦園丁劚地得石果肇起基為文祭而葬之初成進士部送遼左軍餉故事餉無加額者此餉獨如額逆軍懽聲動地主帥盛筵再拜曰近世所僅有也贊勷部董大工往年錢穀盡中官處分濶削無算乃一切禁革大作中官日闖中傷之陰伺無所得改度支郎督維揚餉裁革一切冗費揚人感嘆不容口晉郎中大工成敘功當陞倘費以中官中之陞知府親終當補官有司具徒御不行直指貲縣林豫章開中丞浙郡災文章列孝行以聞詔補山東登州府

時倭夷跡朝鮮登州戒嚴南兵三千戍守白督府曰是卒羈旅也瀕海多健兒與衣糧而日練之皆精兵矣彼利得衣廩保室家豈不勝召募督府稱善數月得兵數千値大水歲祲請徙南兵就食有收處餉遼米數萬斛貯海上散饑人使者俞允微是謀則餉米盡浥爛餒人塡溝壑無算也一胥爲妖所憑罵而怒曰何物妖敢爾檄城隍治之胥夢妖曰梁孝子驅我我去矣翊日無恙居無何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力疏投閑居喪絶不茹葷中外歷官十餘年俸外毫無染指交際應酬一切取足於家自壯至老急於周人之

黨母黨妻黨隣里隆殺有等歲以爲常婚喪不舉莫不加意衣猪衣呼庚癸昏暮叩門無不應應必滿其欲而去遠方宦學尤所加意送往迎來無虛日人有片長嘉樂稱羡其拂意者未嘗形色辭孝廉仁厚悉根諸天性非由勉強鄉人慕德孝不能忘醵錢立孝子祠

陝西按察司副使盧公學禮墓志銘

于愼行

盧氏其先潞城人也徙于東明則自士元始五世而及遜菴公九錫配恭人蔡氏是生憲副公公諱學禮字立夫趨庭其別號云盧氏故以服田敦德世爲茂族贈公乃受尚書隸邑弟子籍因以授其諸子而公少負異資嶷然魁岸爲博士家言敏捷有法度博聞強志名稱超然隆慶丁卯舉京兆第再上春官萬曆甲戌將復詣試而値母恭人病或勸盍且趣裝公愀然謝曰安有親臥牀簣而千里赴名有如闕于一誄

何以爲子竟止不行頃之遂丁內艱丁丑九上乃擧進士筮仕南召令踰年聲績大起天官偉其才望奏改臨汾三年報政勅封遜菴公如令秩母贈孺人未幾以外艱去職服除乃補東阿浹歲召爲兵部武選司主事再遷車駕郎中以望擢兖州府知府三年報政誥贈遜菴公如守秩母進恭人已復丁繼母憂服除補守襄陽會播州兵興供億徵輸多所勞瘁又以権使暴征爭不能下方有歸圖旋晉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洮岷閫命欲謝不往所知咸敦迫之爲一持節莅鎭又與勅使爲忤竟拂衣歸歸不數月遽病病

不踰歲考終于正寢公爲人誠長者也貌樸而性
坦爽無城府接人辭色雍雍情義藹然而凝重不佻
口若鈍于辭然于世故民情談說娓娓曲中肯綮至
竟日夜不倦居職廉儉無所紛華取簡靜寬和爲理
絜綱疎日恥言細苛而比識精詳綜理靡密術胥不
能欺也事使之際不爲崖異而動有執持亦無能撓
其法者蓋純然古循良吏矣南召僻小邑然在山谷
陋塞中多礦盜公日夜拊循小民撙節裁省與之休
息因以撥仿烽燧盜不得發境內無虞臨汾平陽所
治煩劇爲尤公居是邑獨久外寬內斂不嚴而辦諸

務飾文具者不及也吾阿號當路邑其繁不及臨汾其衝倍之公不滿朞月政通人和謳謠交作赫然最省中矣兗爲東方大府方制二千餘里介在兩都之中最稱望郡公以三邑之政移之于守風聲所樹二十七城罔不蒸蒸如在宇下兩臺諸使以疏言治狀且十餘上天官考其治績表爲其省㝡剛候命未下遂以憂歸故再補而後還位雖尊顯于公貧地稱淹久矣猶以不能爲容拂衣而老仕林惜之而里人當公之卒識與不識皆爲欷歔泣下至空市走弔則中心誠信所感矣方公守兗予已家居公因請修郡志

三年書成捐秩金梓焉而其中紀公政績及邑不及郡以在事避也今公已告終方議俎豆之典則郡政可續成矣然予稽漢循良傳召父爲上蔡長第言視民如子無所臚列及守南陽述爲民興利事甚備而曰治如上蔡朱仲卿愛利之澤詳于桐鄉及北海太守但言以治行第一徵而不著其事實此兩君皆公所嚮慕者因云詳略互見亦所設施久近便否未必兩宜矣今公爲吾邑邑稱良長吏及爲吾郡郡稱良二千石不易地而兩奏成設有傳國史循良者取二志而徵之豈非西京諸賢所不及備者與

陜西按察司副使石公繼芳墓志銘

馮琦

今上十九年寧夏降虜哱氏反覘察副使石公及於難制府魏公督諸鎮兵討賊嬰城守 上以制府稽天誅逮繫之於是巡按御史劉公上疏言先後諸臣死事任事狀請釋督臣學曾責成功而贈故副使繼芳官 上怒制府未解疏入留不報是年秋賊出公柩乞緩師踰月賊平長君嶠泣血扶櫬以歸明年四月葬於祖塋之次公字克肖別號岱宇世為益都人高祖瑛瑛生銘銘二子曰存仁存禮存仁生琚琚

娶某氏舉二子長曰繼節公其次也自銘而下皆以積學能文章取科第公生九歲而孤與其兄梵梵相倚盡發父書伏而讀之且讀且泣志意如成人甲辰同爲郡諸生乙卯同舉於鄉長公仕至汝寧郡丞公亦屢上春官不第領猗氏學博士部使者檄三晉士皆以石傳士爲師居二年擢桐城令會城青浦郤御史御史計大江南北無如石君才諸移石君令青浦桐城民走詣闕下上章願留石君朝議竟以石君予青浦桐城民不得請歸而肖其像祀之爲之語曰陳父石母陳父者趙人于階也公爲政先自檢御不失

尺寸祿左右凛凛一歲再考最之有罪立取付法議
訟平允善鈎距語次縣尋具得其隱伏亡敢詆讕比
邑事多待公而決罪人失出與非罪而罹于法公皆
平心案之盡反其獄詞歲數百人初城青浦召父老
與計事人各盡所欲言議旣定豪右爭欲就其鄉立
邑要說萬端爲飛語以撼之公終不爲易是城是學
宮公署及市肆衢路皆先爲區畫事已而質之不愆
于素士民始服亡異詞致成召爲司隸參軍司隸號
爲親軍故事參軍畫諾而已公親事引繩否執持甚
力衛帥某及兩千戶以重賂私校校尉官公上章直

其事請兩千戶背謂外衛諸武人目攝憚之五年遷度支曹郎監河西鈔關及大通橋京糧廠所居辦治吏不得為奸司農宋公亟稱其才乙酉擢延安守公治延安用嚴為理而時有所寬貸大略如治桐城青浦時而獨持大體不問細事與百姓約曰邊地苦寒非盜賊殺傷人及猾吏為奸利不受理故郡守視事日夜不得休號鼓煩劇公坐堂上延見吏民治簿書從容退食嘗有餘閒及公入覲佐者代視篆日不暇給如故乃嘆才不及石公遠矣制府疏請以公為行太僕少卿故司農宋公為太宰矣持其疏不覆曰固

寺非所以待石君乃擢觀察副使監寧夏兵無何而難作哱拜者降虜也積功至副總兵招故部落數千人勢橫甚故中丞及監司折節禮下之不敢問公與中丞党公計曰是狡胡有輕中國心急亦反緩亦反反遲禍乃益大乃稍節收其權以法裁之公請增牙兵備非常事未集而哱氏反公至死無所屈撓聞者哀而壯之公內行淳備居官廉無餘貲性警敏有心計善論事事無難易以咨公立決其治主執法然務合人情所至多釐革然必先有所寄若爲他事發者後乃及其本謀百姓日由之不知也再治劇邑守邊

稱舜名絶出一時去而百姓歌思之居壹夏八月而要難嗟乎公豈獨守令智監司患自古降夷立功名見邊兵虛實未嘗不爲禍始獨其規摹有小大舉事或遲或速耳假令如劉石安史有強力邊臣早以計蠹剪其萌芽即不就彼討不俟百全而發中國其亦早知而殲之一國是卜豈爲一人公即死賊亦早誅公死何憾哉公生嘉靖戊子四月二十一日卒於萬曆壬辰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五

陝西按察司副使薛公綸墓志銘　王家屏

余爲諸生時則聞天城薛汝爲氏有儒譽心慕之已赴省試集同郡士識公於稠人中揖而與之言契若雅素嘉靖甲子公以國子生舉順天鄉試余亦以是歲充貢籍又同舉戊辰進士交益親因與締婚姻之好焉公歷仕郡邑踐敭中外所至用治辦顯而余竊祿二十年尺寸無所自効才能不逮公遠甚乃公竟先余罷復先余歿也傷哉按狀公諱綸字汝爲號幼泉其先揚之興化人國初諱士秀者以從戎徙河曲再徙天城衛遂家焉士秀生鎮鎮生玘玘四子春雲

雨畱雨畱無嗣春二子長經次緯雲即公父以公貴
贈其配柴氏是生公及緯薛氏世力田以農致饒後
稍受賈居廛笑維楊而業儒則自公始公生有異質
少與伯兄經同受書塾師所伯兄未及句公已數行
下比伯兄一再讀則公已成誦捨卷不復省其爲文
亦然縱橫數百言立就文藻爛如也於是伯兄自謂
力學不如仲歛謝去治家人產佐公讀公學益專以
弱冠補衛學生兩試省闈不利會虜大入攻當路塞
贈公夫婦並遇害公泣謂伯兄爲丈夫子不能挺身
入虜殺賊獨奴雪父母之恨地下寧能處危巢坐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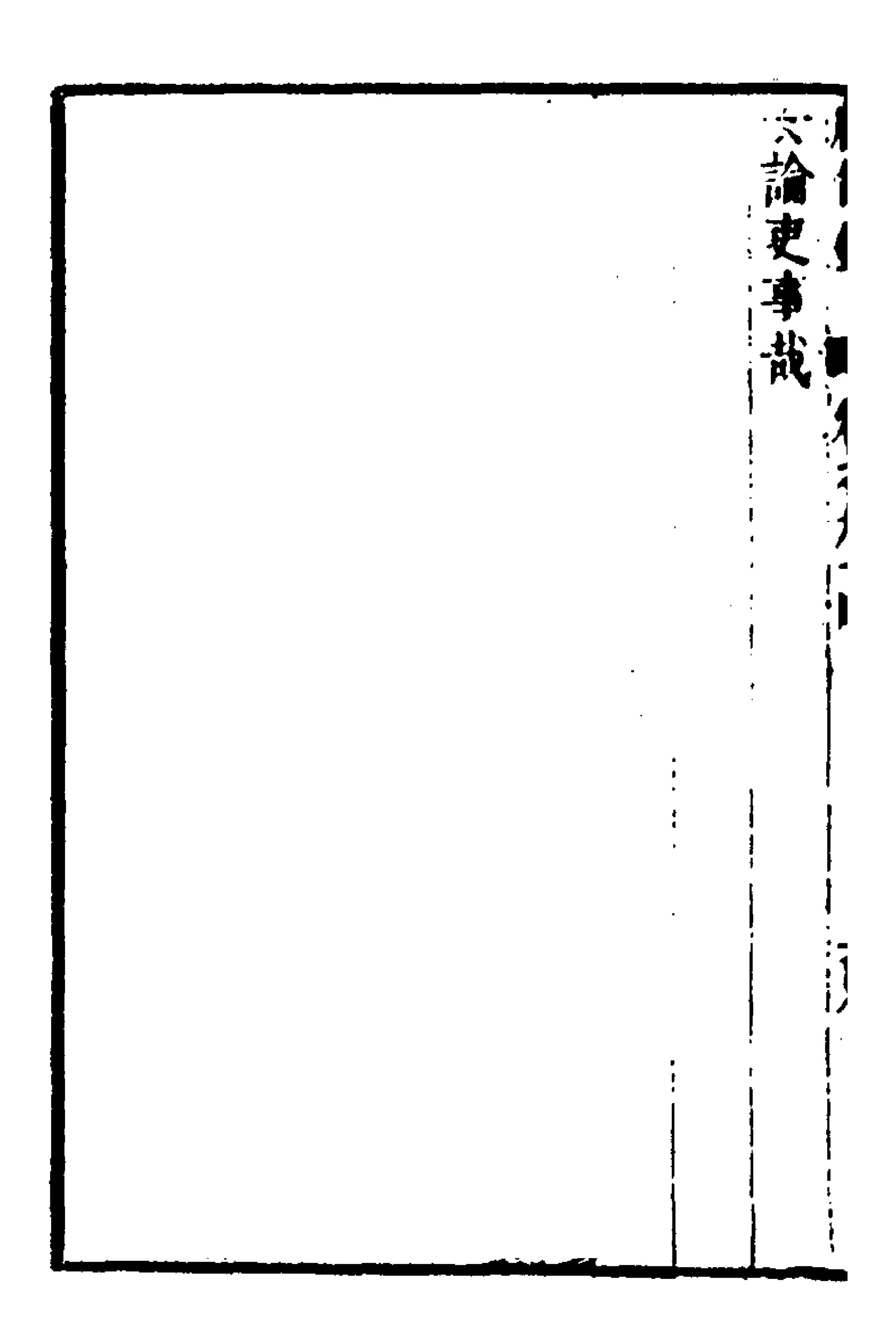
殺卵之禍以殄吾宗耶乃盡以家業屬伯兄而輕身東走游太學從日門胡先生講業刻厲苦攻更三年不返卒成進士筮仕長安縣縣麗會省冠蓋雲集簿牒叢委公至撿宿案次第籍之晨坐堂皇呼吏抱牘上須吏論報輒盡徐起升輿走謁官長嘗日中乃始還賦訟待理者纍纍擁縣治召入鞫之須臾決遣又輒盡於是豪猾吏咸吐舌噤不敢置一詞旁近縣訟多願就公質成者治行稱三輔第一焉歲辛未奏最當徵大司馬以公邊人特言於銓省擢兵部武選主事武選吏視武人子若居重貨并厚賂輒引他例備

其級或莛除籍不敘公躬覈選籌鈎校功次有朝投牒久受官去者所全甚衆又條上制虜安邊十數事其大者復冑弁以儲將材而罷入貲之例練土著以實行伍而息勾軍之擾復屯鹽以充餉而紓召買之累繕城堡以固守而停不急之工言鑿鑿中窾大司馬譚二華公奇其畫擬調公職方會開封守缺精才者顧得公遂領郡符以出至郡則剖繁劇斧解刃理恢恢有餘一如長安時而彈壓强藩摧抑豪右嚴重有加焉於是治行復稱河南第一歲己卯秋試諸生阿直指意攻冒窾詞速督學公不直諸生會督學察

治諸生急其父兄貴有勢者遂以此還怨公謀擠之甚而甘心矣壬午擢陝西憲副治兵定邊當市羣虜索賞而譟莫能止公前叱言撫賞歲有定額若等背約而索豈以來歲當不復貢市耶虜衆望見公儀貌魁岸驚若神人咸應聲懾服終市事無敢譁者督府部文川公甚倚重之將遂薦公開府而向還怨者業撫開封事嗾給諫某論公解任待勘勘無驗部覆調用未幾值政府鼎革之際楚人噓江陵餘燼以攻晉人首大用冢宰遂波及公若以鄉曲故見庇者不勝則復嗾楚人按關中者論公定邊事乃公任定邊幾

兩月耳尋端不能得竟乘大計叢謫罷其官既罷士
大夫交書詰公公怡然自得也曰其幸席先世之產
兄耕弟買資其於學以有今日於其足矣敢薄山林
時薛氏不析產已五世鹽筴在維揚者季氏寔理之
以是公子姓婚姻田宅奴婢南北居半數往來省視
以爲常余每規公人豈鴻雁也而翔鶩南北僕僕不
憚煩耶公復好客喜酒池館之則房闥之閒所至觴
具設焉間用聲伎余皆不謂善公顧樂之要以公長
才大略鬱勃而不得宣非託於奔走經營飲食燕笑
則無以澆胸中魂礧發舒豪宕之氣余所謂煩乃公

所謂快耳余甚愧余陋而慕公之達宜有得於養生之指乃一旦疽發於股竟以不治此余所爲痛惜於公之罷且劬也公内行甚備而昆季敦睦克紹五世之美既貴不渝尤人所難爲昆季入貲而拜爵經鴻臚寺序班纓太醫院吏目則昆季皆衣冠矣昆獨子爲置側室廣之季有子爲延外傅訓之則昆季之則皆詩書也歲大侵道殣相望約昆季發家廩以振飢者計捐三百金以上號於衆曰此吾昆季衆且賈之捐也於是季昆又皆以仁義聞鄉閭矣爵不獨私其身祿不獨私其子富不獨行其德其篤於倫誼如此



亦論吏事哉

陝西按察僉事林嘉猷傳　　忠節錄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族姻無敢顧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人高其誼後與鄭叔貞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時學於方氏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薦修 高廟實錄入史館爲編修遷陝西按察僉事嘗被召入燕邸得其隱知二邸王素傾世子以告孝孺孝孺言之建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諭燕許世子于王燕燕內使黃儼因間世子封且稱行世子

竟先發事遂沒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死之

陝西按察司僉事呂公益傳　李濂

呂公益字伯謙別號梅菴世爲祥符人祖仲賢父傑並以長厚稱公性資闊達正統元年丙辰入邑學摘藻緝文冠羣士十二年丁卯以書經領河南鄉試景泰五年甲戌登進士明年乙亥授陝西道試監察御史是歲九月昌平侯楊俊爲家人楊榮所奏戮亦既著於是刑科都給事中王鎮等浙江道監察御史費廣等會劾之詔下都察院鞫問諸御史皆難之時左都御史蕭公維貞乃以其事屬公竟抵俊于法十月奉勅印烙直隸鳳陽等府馬匹時廬州府無爲州等

處連歲旱蝗虧損馬三千九百餘匹小民窮困弗能償公為上疏于朝得蠲免丙子八月實授本道監察御史天順元年丁丑五月巡按廣東時都察院右都御史耿公九疇欽天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湯序各奏稱在外大小問刑衙門見監輕重罪囚或有冤滯上干天和行移巡按御史會同三司官逐一審錄有可矜疑者具奏末减公星軺過歷郡邑夙夜清審多所平反而廉欽化州等處盜寇猖獗攻刦城邑荼毒生民公會同鎮守左少監阮能副總兵都督同知翁信按察使方員左參議熊鍊都指揮僉事孫旺等督

兵進勦身親矢石掃平巢穴己卯三月得代回京十月勅往直隸通州直抵山東東昌府緝捕寇盜明年庚辰二月地方寧謐還朝三月石亨姪彪大同都指揮使廖傑不法事聞朝議行巡撫都御史王公宇勘問適宇議事回京患背疽未愈公被薦代宇往問傑伏辜六月勅在京巡視九門并提督北城八月德勝門奏各山軍民不知何故驚疑移居入城公奉旨詣西山一帶撫安人民九月終事定還朝仍巡九門辛巳十一月提督通州糧儲并巡視李家庄等處草場壬午六月六年考績十月督捕真保定大名等府寇

陞癸未三月巡按隆慶州幷大同宣府二鎮甲申擢陜西按察司僉事成化丙戌春考察被廢公解官歸居鄉三十餘年謝絶人事不輕至公門惟慶賀聖節長至元旦陞郡大夫敦請鄉飲則一出杜門省愆安貧俟命壽八十卒公蒞官十二年任事敢爲不避險艱人多以戇目之竟以戇獲咎免官論曰余少游關升郡學充弟子員每春秋丁祀有事于文廟周覽廟制規模閎敞心竊仰嘆老生謂余曰汝知廟式之所自乎此吾邑前輩呂先生之所經畫也曰何以知之曰天順丁丑呂先生巡按廣東而會城學宮久敝弗

稱祀事先生甫下車首謁文廟目擊廢墜乃下令修建斟酌損益曲盡其制有圖藏于厥家成化間吾郡守河東張公岫奉檄修學咨訪格式適先生致政里居出圖以示守持歸白于臺省咸稱善因如式更新云又曰汴城倉西街先生之舊廬在焉汴人呼倉西街爲呂御史街云

陝西按察司僉事劉道立傳　杞志

劉道立字成已成化庚子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授朝邑令值歲侵多方賑濟全活甚衆有刺客殺人而逃誣及無辜已成獄數年公至獨疑之忽白晝若有神明附耳曰景陽殺人奈何誣無辜公怪之陰遣人密偵果得所謂景陽者一訊而伏由是邑中號爲神明尋擢監察御史立朝剛正不阿時劉瑾用事勢傾中外公獨毅然不屈面折廷諍爲時所重出按真定寺采粟粟墨吏望風解印綬去後陞陝西僉事丁外艱復除陝西尋丁內艱復除廣西致仕起山西尋調陝

西湖安事未幾移任前後二十餘年未嘗攜妻子之任公性剛毅鎮靜易事難說有古君子之風焉

陝西按察司僉事張先生璡墓誌銘

崔銑

明興造士用經純哉懿矣士鮮服行惟用致宦高才逸志斯修詞業乃至矩唐汚人之詩先生幼有遠志自經而下程氏朱氏是宗倅餘皆置圖書累數千卷皆曰稱理制事各適當然是謂明經理云理云空滯云乎哉經云經云口耳云乎哉先生行方貌莊言論侃侃必信已直一介弗撓登弘治丙戌進士出知尉氏改宜楊課農與學旌良恥否流亡者還徙訟者息入內臺為御史逆璫銜其直罔以罪卒無驗止晉河

南僉事提學閹奴廖鵬陷之改陝西河外收糴都御史張甚銜而忮先生及御史成文裁以法制其不堪誣搆先生於總制總制聞于朝有旨嚴驗其郎實以上再命官鞫之其大用賄下先生于詔獄凡三年臺臣數論列誣乃明是時內閣公素嫉天下名士輕巳翻右其坐先生不遜除名嘉靖初並用屈滯併有譽先生者在當路沮之成公再起爲副都御史矣先生歸居山中讀書談道考訂古義得失正德間士厭明文沿宋廢泛之習欲振起之乃宗秦漢之作式氏大吳先生弗是也曰是書真妄錯互而妄者倍焉苟說

詞迷趣經學將晦自六經四書程氏朱氏外無用師焉已耳先生諱璡字伯純山西澤州人曾祖斌斌生瑜瑜生先生考君廣川先生貴封知縣先生著書曰遂言曰舜澤記曰文集總若干卷

陝西鞏昌府知府戴公浩墓志銘　豐熙

鞏昌知府戴公諱浩字彥廣號默菴其號致仕家居二十有七年進階亞中大夫十有九年郡大夫飲射請法在宥位者二十有四年熙見閣觀禮明倫堂見公歸然如靈光修行皓首進退甚詳又聞公長尊宗睦論以尊祖睦族正倫務學之道一無抗越置義塚義塾生致死瘞暇日登樓嘯咏有默菴集和鯉庭吟稾成書或游戲繪事以自適子益陽丞樸連城教諭樌綽有父風皆吾父執友熙以故稔聞于公之没痛切梁壞已而其孫縉同舉于鄉又同舉進士號最密今

鰲爲南京刑部郎中擢尋甸知府則公沒三十年久矣鰲父則擴也自郡庠貢式敎興化進主遂城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外郎初公以永樂庚子領鄉薦試春官不第宣德間拜山東東昌府通判九載用薦擢知廣東雷州外艱去服闋改永州恭年丁內艱再改華昌年幾七十上疏得請老既發在道民詣闕借留復之還至潼關會天順紀元循例致仕可謂終始完潔者在東昌職兼徵相濬河之役夙夜勉公有巨商卅艘幽爲杯殘役文召商屬完其貲沒臨清牐後貲器皿緘付邑藏久之一中貴過云故所喪物言驗給

之人服其廉居雷鋤役巽艮繕築海堤漱不病篠登
昌者邊塞也故刓敝甚公至和民飭武虜無一逝値
歲大侵矯發邊儲三萬餘賑饑奏曰請以臣一人之
命而活千萬人之命優詔原之天亦降霖歲用大熟
關山孔道寇刼商旅爲恒公設機殲之梟布以流所
至以愷悌道民東昌秩滿民歌曰于別駕公實惠吾
儇廉愼忘躬能使年豐及葦昌殲寇餘羣商集庭呼
曰君侯守邊惠敢無前我道我行蕩蕩平平公笑遣
之其去雷去永民率攀留有擁輿揮淚者性誠孝始
生七日父以悅長坐成營州獨毋鞠之每與念二親

兩脥輒泣下宦東昌時遣人代戍北迎父南迎母會養課最獲贈父如巳官階承德郎母安人有喪斥浮屠禮純用朱氏居常謹飭雅重子姓侍側申申如也與契分者談至或忘寢既耄不杖燭下可細書望者目爲地行僊云生以洪武二十四年沒以成化十九年享年九十有三

臨洮知府劉公照墓表　　廖莊

公劉氏諱照字克明約禮居士其別號也其先居潞城至曾祖伯元徙今上黨大父文益父彥威隱德弗耀母李氏繼牛氏咸有令德公李出也穎敏秀拔七歲從大父鄉飲郡庠六守荊山黃公月其資稟不凡曰此兒後必爲公輔器盍令讀書年十五補郡庠生受業於郡博士三湘易先生之門稍長益勤不懈遂淹貫經籍爲文章沛然溢出蓋是時已嶄然見頭角矣宣德改元以禮經中山西經魁明年會試京師登進士第觀政刑部練達治體爲大司冠所器重正統

辛酉擢給事中於南京封駁章疏一秉至公糾舉六
卿不避權要侍宦官監收倉糧民被其害公即陳言
奐用以革皇城門禁頗無畏憚公劾奏嚴出入自是
使人有過位色勃之譏而公之名重兩京實自茲始
正統戊辰用大臣薦陞知臨洮曰為政臨民不急先
務則失本末輕重矣故下車之初學宮之頹敝者葺
工修葺以厲人才田野之未闢者令民開懇以重農
事郡治舊缺鐘鼓二樓公捐俸市材增刱之不越月
而成民不告勞蓋其興廢補遺靡不類此初郡科目
累累乏人公蒞事以來倍加獎勸故自庚午至丙子

士領鄉薦升者彬彬輩出矣景泰壬申歲大旱郡缺
食流亡者衆公百方撫綏旣設法勸借以賑之復劄
傳煮粥以濟之時瀕死而賴以復蘇者不可數計屬
邑民訟不能決者詣公一言折之而不情者往往羞
赧自服故刑獄多所平反民以不寃郡有歌之者曰
野有饑民惟侯活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讞獄
惟侯平之有此三惠孰不懷之聞者以爲實錄云公
在官七年不赫赫以立威不皎皎以沽名惟砥礪名
節勤恤民隱曰吾惟求盡其在我者而已故其沒也
環十里之内無問軍民皆悼惜之曰安得撫我復有

如吾劉公者耶公生洪武丁丑春秋六十

慶陽府知府郝公鎰墓碑　　王雲鳳

君諱鎰字廷亞先世長安人金有諱濟賢者爲河間路總管子孫遂居河間曾祖諱志剛祖諱祥思南府知府有善政考諱璿渭南縣丞以君貴贈御史母宋氏贈孺人繼母于氏封孺人君幼好學誦習舉子業雖貧益勵鄉人徐佑得舉回同學者皆避去君獨具幣跨驢迎之成化癸卯領順天府鄉薦甲辰登進士第授天長知縣民有貸而不償者誣券爲僞爭于庭君曰吾倦且休矣取其券令書字封而去君閱券字無異詰之曰券字非爾手筆耶誣者愧服民不知種

奏公給種教之奏乃大獲至今天長有奏以撒理鹺政于儀真平心處之無不稱便弘治辛亥遷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丁宋宜人憂服闋改南京廣東道巡視南京諸衛倉場按姦剔蠹人皆憚之奉勅清戎翻閱故牘積歲隱沒之弊多所釐正大司馬馬公嘗謂君曰聞君清戎數增于舊而人不冤行將上君積于朝以勵天下之理戎政者矣又命巡視鳳陽等郡貪吏有望風解印去者上疏欲起用致仕尚書秦公紘爲朝論所稱壬戌遷慶陽知府慶陽邊郡久不治民多穴處不知桑麻君至則革吏胥之姦究徵輸之弊

百事一新且召工陶瓦甓治屋廬教樹藝暇則飾公
署學校民有殺人報父仇者君據法當赦憲司不從
後臺議卒是君治爲諸郡第一正德丙寅年四十有
九卒君孝友剛直尚節槩恤故舊渭南公卒於官君
歸葬一切如禮時思南公二母氏皆在堂曲盡奉養
之道事兄撫弟友愛獨至登第後盡以祖遺田宅與
之同年主事蜀人盧錦與中貴人搆隙坐廢道遠不
能歸君時尹天長適至南都見之遂與同舟至縣館
屋居之遺世子彩韻秀者從之游擇士人女爲之伉
儷在咸陽宗藩若遜將以綺帛餽者一無所受君居

官二十餘年仕至郡守俸祿之外一無所增教子以讀書爲事卒之日貧無以爲葬時維總制楊公知公爲深令有司厚賻其喪而歸之

肇昌府知府贈光祿寺卿曹公琥墓表

費宏

嗚呼是爲贈光祿寺卿秀山曹公之墓公資稟剛毅志行高潔所謂能自樹立不與世浮沉者也當　武宗之世錢寧以嬖孽上冒國姓權傾一時士大夫畏之如虎無敢正言不諱以發其奸者正德壬申今中丞王嶽川公克之爲御史心嫉寧上疏歷數寧罪逐謫爲嶺外驛官無恥者猶以奸名詆之雖得罪公議不顧也而公獨直前論救謂發奸當遂忠直當容竟以朋比爲罪由主事左遷河南府通判寧以爲謫近

命下未一日又改調雲南尋甸公怡然就道未嘗沮
喪尋陞秩黃州未幾陞廣信府同知歲丁丑乃擢肇
昌府知府將之任道病還卒于家及寧敗今 上紹
統前此守正罹害之當褒卹者所司具以名聞於是
巡按御史王君仲修列公見斥之故 上憫之加贈
公官遣廬州府長史諭祭其墓公之所負雖不獲大
用於時然直節正氣不物以腐者固可垂之百世而
無已也公諱琥字瑞卿別號秀山姓曹氏爲巢人其
先祖諱貴從 高皇帝起兵以功累官至指揮僉事
曾祖諱儀祖諱亨知安邑有惠政考諱廣爲虞城學

諭以善教稱姚高氏生子二人其長爲南安教諭環次琥卽公也公與南安兒時皆穎敏異常少長通經學古文譽日起弘治辛酉與南安同舉于鄉乙丑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奉命至遼左犒軍歸授南京刑部主事丁虞城及繼母汪氏之憂終喪改戶部主事既外調所在皆以廉勤著聞其在吾信尤拳拳民務是恤便不便當行罷者可專專之不可則懇于當路期必有濟時逆濠及鎮守中官假進獻郡中茶葛諸物符檄旁午濠倚寧虐燄動天人尤莫敢輕忤也公言此非額課抗不與以狀申臺使且將疏諸朝期必寢

乃已豪及中官閹之皆自沮是歲郡乃安既又旱又率吏民竭誠步禱大雨如注郡人歌之署事未及年惠之及民者無算守缺民幸公補之會公入覲有蒙昌之命民聞之莫不悵然曰何爲奪我公而與[illegible]邪使天假公年才得盡用則其澤且咸于天下矣誰爲奪之之速邪公生於成化戊戌年僅四十公性孝友養繼母如其所生善事南安南安卒柩自閩還公叩顙迎候緣道號哭聞者莫不感其孝以砥礪名節崇尚忠義爲本平生甘淡薄[illegible][illegible]第時有可例外饋贈一無所受歷官中外逾十載[illegible]一[illegible]之植

一瓦之覆以遺諸孤其卒也賴郡守向公文璽高公
之節爲之經紀喪事乃克葬云嗚呼俗之偷也久矣
士大夫貪慕榮利以失得爲忠惟勢所在爭趨之蓋
竈媚穴窺曾是不恥而反以爲工巧焉公於波流風
靡之中乃能黨正擊邪甘蹈禍患豈不誠難哉況蓋
之而愈厲真心雅操一初終而征變邪夫一世甚短
萬世甚長彼偷合苟容者高都濃饕非不足以取快
目前然自公視之不啻如穢蛻糞壤何足爲重況蓋
棺論定公議終不可掩焉得如公之死而不朽乎

西安府同知朱公光霽墓志銘　李元陽

公諱光霽字克明號方茅先世灤人國初戍籍應天既而移戍蒙化遂家焉父恒齋諱某中成化丁未榜進士筮仕酉都廷評娶晏氏生公公幼穎敏不與群兒戲父母異之及恒齋歷官爲貴州憲長適陽明王先生謫居龍場命公與二兄投學得聞良知之說自是知俗學可厭冷然有薄富貴輕勢利之想父命毋廢舉子業癸酉領雲貴鄉薦上南宮弗利嘉靖壬辰授重慶府通判自奉淸約催科撫字犁然當于人心謠頌滿道聲望大起有僉事發銀買籍將公視府篆

遂持銀入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簿也倉
事且怒且慚而殺撫臺書胥人府任以下皆屬觀智
獨過公以禮退謂人曰朱通判非常吏也會有獄變
人危之公捕獲無遺上官相顧稱其能凡蜀事有關
繇積歲莫決者皆檄公使治公片言而決以是難獄
繫訟皆之重慶矣丙申遷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
民乃其常俗公至悉除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
州夫栽田者公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
規也公揭律令示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公呼吏問
獄出罪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為栽田用矣其人曰

恐不可公曰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然其玩世往往如此故其爲政直遂不阿累爲臺臣所嘉三年遷西安府同知時有修復河套之役百務填委公酬應各有攸當益爲監司所喜因使公在邊七年之內七度防秋曾無失事織造貂璫擅作威福吏大小望風跪拜公獨不爲屈膝貂璫銜之偵伺其所爲無隙可中乃已其治獄明允多所平反長安人擬之爲包孝肅委署華州朝邑蒲城諸邑所至有惠政關中御史楊公爾不輕許可獨致書謝公謂公有益生民公勤勞既倦累乞致仕撫按諸司惜其年勞再三勉留公不

告而去颯然長往竟歸白下尋復還蒙化西安太守欲全其官遣吏遙送給由文憲公曰豈有既吐而復噉之理時鄉紳以陪點會憲公曰即為會憲官味只如此耳堅不赴時論高之公為人慷慨有大節寡交游惟同郡侍御史覺軒丞丹張禺同成都楊修撰升菴大理趙中丞雪屏及子數人乃其所厚善也里居最久逾稀人如任冶山少叅孫鹿泉太守皆致禮造廬慕其舊德邀接劉公扃其門曰耆英歷官十餘年歸橐蕭然家徒壁立予分田數十畝始能卒歲然日誦陶詩以自娛樂不知貧之切背老之將至也庚午

十月朔旦謂諸子曰子了上天玄機同造化眞意汝輩際此文明盛世勉修忠孝大業吾無恨矣語訖而逝公生以弘治壬子卒以隆慶庚午

乾州知州李英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英字士奇其先北平大興人洪武初曾大父貴避亂南徙始占籍祥符大父義號玄真父鼓號足菴咸以敦厚稱公自幼聰敏力學遊開封庠以易中景泰丙子鄉試丁丑會試乙榜弗就庚辰奉足菴翁命授陝西鳳翔府學訓導立教嚴勤士類有造而資雖亦以攝教為得師闕委攝別邑輒以政聞郡守古雄侯公雅重公優禮之時通許故都御史婁公與同鄉張楊二公同叅陝政二公乃以婁女議公婚遂歸焉成化庚寅九載秩滿擢尹山東之昌邑壬辰丁內艱

甲午服闋時都御史鈞陽馬公文升撫治陝西薦公才可治朝邑允之至則樹良法剗夙弊鋤鐵人嚴門禁庶政修舉無私謁者丙申例考三載滿適巡撫都御史青神余公子俊旌薦公巳亥擢知涇州朝邑之人立去思碑會巡撫榆林都御史楊公浩薦公爲管理邊糧通判而先巳授涇守矣涇俗鮮戴網巾公諭之出民果翕從亡何足菴翁殁於官邸公扶柩歸汴服闋改知徽州巡撫陝西都御史鄭公時以吏賢育民上言乃調公乾州路當衢要迎送無虛日公竟以勞瘁成疾卒於官時年五十四先是朝邑濟猜里民

蔣旺殺死蔣美遠及呂與同罪公曰因姦殺人惟恐人知呂與何預細審之果然由是呂與得釋遂圖公像衆族奉祀焉成化丁酉歲旱春夏不雨公齋戒禱於城隍不三日而甘雨降禾乃熟丙申黄河泛漲渰沒東鄉水至城濠城幾陷沒公設法賑濟築堤捍水鹻地淤爲沃壤水退民爭之紛紛莫定公親詣畝畝驗册分撥強不得以凌弱也公修建朝邑城池學校壇壝官署倉庾五六百間以漸而成民不知勞其政略見於去思碑者如此

信陽州知州施君文顯墓表

邵寶

信陽知州施君旣卒且葬其子庠生逵原請予表其墓上之石予時在浙藩受其狀而諾之越十有二年予以侍養歸自戶部始克最公事行之著者載之篇俾歸刻焉君壯時與匏菴吳公同里閈且同游庠序日相講習自經學外博極羣書文名並稱於人公亦雅重君後屢屈禮部惜君者往往援公爲言旣而就選得同知許州人重惜之君在許實與予同官予政暇輒與辨質所疑君曰此在禮法云何前輩某某嘗有論云何或所行同異予酌而從事故雖一州之小

有大議出焉於是南京工部侍郎[illegible][illegible]徐公方爲藩
及巡撫嘗致君而客禮之相辨質如予蓋君爲貢士
家食且久獲遊先達諸公間故多聞如此弘治初修
憲廟實錄河南省臣徵編纂官於屬儒以歸君君寓
相國寺合諸郡所上督諸生數十人校錄而筆削之
編成論者謂有史體許屬邑臨潁稱校郾城稱野君
以武御史檄先後掌其事各以俗爲規民漸底訓監
司才之己酉歲京運祿米先定價不足於納郡縣避
嫌莫敢言者君言於巡撫徐公俾給時直民免重費
太康縣民地百餘頃與藩府莊比藩卒據爲莊地奏

下撫按屬守巡官臨視民負宼至輒集衆以抗累歲未决君最後承檄往民抗如初君徐諭利害且示無偏意民喜躍出舊籍民抵其境度而疆之民不失地藩卒無譁徐公患織造絲直爲奸人所漁特檄君往市于湖州物美而直省其羨歸于公於是淸譽曰著徐公會巡按御史上公狀會信陽缺知州遂自許州擢信陽壤接湖湘軍民雜居故稱難治先是非進士君故京朝官不與而君以州貳擢初頗訝之君至召舞法吏先諭後治令出肅然衛職肆横成習君處以禮法不少假借若其同官有隙君復爲分解卒致歡

厥屯卒占民厥田閼君颺悉還之有逃人寓平常逆
旅民姚琪者盬其妻誅死而吝之鄰人訟焉君得情
於其幼孤竟抵姚罪君兼通醫學在許嘗賫藥施民
民病阽危而起者有之在信陽亦然凡此皆吾所謂
事行之著者烏乎君子之於斯患無其實苟實有之
則前雖或屈而後不能不伸要之知已有無是槩抑
亦有天道焉如施君者所負不止此而卒止此焉非
天其孰爲之雖然君之名在在洴于爵位人亦不能
抑也固亦天哉君諱文顯字煥伯別號虛菴其先亳
州人南宋時始居蘇之長洲縣國初有教授恭者三

傳至君父忠娶夏氏生君三歲而夏沒君鞠於祖母潘氏年若干以府學生舉成化乙酉鄉試自丙戌至甲辰會試連不利以經學授徒凡若干年年五十二始官許州八年之信陽又二年乃老年六十二後年七十四以疾卒

祥符文獻志

漢州知州柴公廣傳

公諱廣字文博祥符人也少游開封郡學誠實不苟與朋友約風雨必踐每遇文廟春秋丁祀必易服齋戒以往年四十四妻溫氏病卒公曰吾已有子矣誓不再娶景泰間應四十以上例貢入太學始仕四川郫縣知縣廉介有守遇歲大旱公禱於神曰此令之不德所致乃省已過理冤獄不三日甘澍霑足先是邑無城池公嘆曰城池所以衛民也茲役非令得已於是申請上司役民興工平地則築墻山岡則栽樹城郭完整是時土民趙鐸嘯聚倡亂勢甚猖獗公

率邑中壯勇之士以身先之遂擒首惡地方底寧於
是巡撫都御史汪公巡按御史江公會薦擢漢州知
州公之至漢州也修學校建輿梁均賦役政績著聞
亡何乃引年乞致仕而郡都漢州俱立去思碑公既
歸築室陳橋集北日誦內典施藥濟人埋枯骨飼幽
爲凡鄉人婚喪不能舉者倡率鄉之仗義者共爲律
助公鰥居五十餘年室無姬妾弘治初鄉士夫高公
之行乃連名共呈於巡撫都御史海虞徐公恪行縣
查勘得實奏請旌表以勵薄俗壽九十七歲卒於家

知州吳君懋墓志銘　　李元陽

嘉靖甲子十二月四日順慶府通判陞階州知州高河吳君卒於順慶官舍貧不能歸自撫按藩臬而下皆悼惜之賻之又遣官護之郡士民執紼十餘里民有願昇櫬長送至家者君姓吳氏名懋字德懋高河其別號也其先山東寧陽縣人有諱驥者國初戍大理遂爲大理人高大父諱信曾大父諱瑀大父諱大經封文林郎父諱堯獻以正德丙子舉人歷墊江通山知縣有詩名母熊安人丁丑年八月二十八日生吳氏自封君而上世以忠厚孚於鄉及君考中式人

以爲忠厚之報嘉靖庚子君亦中式閭里相勸曰盍效吳家君弱冠能爲古文辭藻思逸發前輩以陸機目之兼工篆籀行草成都楊升菴脩撰謫居與君甚善徵君作寫韻樓等賦自以爲不及君既三試禮部不偶遁就銓除得令官到任甫一月會蜀中采木至是檄君董解人謂君初任不省茲役有重大干係皆私爲君危之君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命也遂受檄而行他郡同事之官機械百出巧於取利或以勸君君曰貧富非人所能也命也遂不顧而去既而如京師諸同事者多失事繫獄君獨無失得竣事而還以所

存錢數百金還官帑上官異之屬郡缺守君攝守事凡一切利害應罷行者無不悉心力而爲之未嘗以攝署自苟而郡中望君亦如眞守然是以君雖佐郡而專理退日爲多惠澤及民亦與日積聲聞加于上下他州咸有借寇之願于是委署雅州又署廣安州所至以廉惠稱撫按交薦于朝甲子陞階州知州君日體力漸衰益宜久役乃疏謁上官求致其事弗許益埤以政書則攝合省之獄夜則校合試之文而諸司乞詩乞文以卷冊交投者盈案蔽床時方七月揮汗應酬褭以章服客退汎拈筆作字卷冊既稀君之

鬚髮盡白皤然非復舊人與疾周郡已伏枕不支矣病且革家人亟召寫真君取筆自題其像曰爾貌蒼然爾以吶然頹仁義如坦途付死生于適然爽渾之木湛然月之光皎然非無非有非無有打破爲濛混沌天罡筆而瞑時年五十初君中歲學仙知其難成乃闕[illegible]背從余游於禪衲之間一日告余曰禪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將非孔顏樂處耶心齋坐忘墮體黜聰乃其法也自是嘗默坐終日時有洒然自得之趣時已絕意仕進後爲友人所強勉爾久之乃去嗚呼孰謂君夫我而竟不歸也郭南執手之別乃爲永

訣期耶嗚呼痛哉君平生以不欺自命交游間咸謂君無一妄語葢天質之美其生而成者乎至其爲詩辭當在國初高楊張徐之間所著有南雲集行劒子乘槎稿棊榆檟林志行于世屬纊之際有文草如牛股女子不知收藏以衮裝載漫漶不可復尋矣君嘗曰世人托文字以不朽愚意不然當別有不朽者在由此觀之君固不賴此而存矣

知縣贈少卿孫公壐墓表　　崔銑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閒道也都御史藍公章集省臺議略陽知縣嚴順懦扶風知縣孫壐毅而多知可使遂檄壐往城略陽扶風君既至略陽將下令順恥之教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日周行相地勢佈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届期蜀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堵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易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聞之譁欲亡扶風君抽佩刀斫坐几曰敢言亡者如几乃盡出城中弓矢力令士貲與隸人持之

登城擂石積城上如阜水沃砲披之障矢小甲統十人総甲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爾守南城曰簿爾守北城曰典史爾守西城曰東城木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女火爾室傷爾蓄爾寧勿傷心孩生勇勇則無敵曰凡我官存亡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晝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予扇傳命斷者刑舟人違令發篋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徇閱三日賊弗克攻欲去會賊諜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窮賊悉衆環攻之攻東城自晨至晡不下有健賊戴木案趨城下礌石

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城陷南城入執扶風君扶風君罵賊賊斮殺之七月十四日也賊大掠三日去順渡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棘順大窘與渰謀取江濱一尸棺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啓視之多髯而碩譾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辯事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奏上制贈光祿寺少卿賜祭蔭子紹卿爲國子生嗚呼順非狷㤓君惟恥其無能語曰忮心悻干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烈矣漢中非荒裔也猶待辯而核否則上下罔於順而不知自蜀監

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是時薊盜起中城梳源益冦江西廣數入遊值世久平文臣怨於謀武臣短於勇長吏習於奔初冦強陷民於城下得尸肘紫縣印知為令殷勇也朝廷創閩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蔭子為錦衣百戶世襲已而予所聞上蔡令霍恩西平令王佐裕倅郁釆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迫而死偶而死畏而死激而死彼猶有擇之也志定矣功修於素節勵於危而安與丈夫哉扶風君字廷信山西代州人明春秋深慕節息之為人少舉於鄉初令諸城再令扶風有治績死時年四十七其兄璽弟潤從子太史紹先紹祖子紹卿具衣冠招魂葬于代州東門外

鳳翔令王君命墓志銘

余繼登

王君諱命字欽甫別號鶴程眞定饒陽人嘉靖甲子與予同舉于鄉然而未識也萬曆丁丑予讀中秘書始識君于長安見君壯懷慷慨有烈丈夫之風焉明年君求予次女爲子婦予以地里遼遠未應而同年劉君兩峯韋閑說百端至卧予寓所要之不得已許其許自是會君愈數愈悉其爲人君負氣自豪意不可一世予謂君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而下之時舉禮自卑尊人之道砥君君始不謂然而後乃折服也君善飲飲如長鯨之吸川大白數十可立盡予謂

君潤腸之藥胡可常也久之而君亦不復雄飲矣君家裕而自奉簡亦恬不以施人予謂君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行道有福君深有味于予言漸捐貲以周其鄉人若君者可與並爲仁者也丙戌春予女歸君之子王生亮方未幾君遣生來予官舍從學于貞復揚先生生聰明沉靜日兀坐一室讀書之外無所嗜好予笑謂君此千里駒也當不至如君久淹公車矣戊子生入爲博士弟子踰年君繼配李孺人卒娶趙氏女爲妾趙慧而善媚既蠱君遂恃寵無忌間竊君所藏金賂諸臧獲既久而中外臧獲無非爲趙者

生罹傷君意不敢以告但乘間言古云朽木不可爲柱卑人不可爲主父何不立繼也君領之旋以語趙趙大恚恨始厚賂諸臧獲爲魘鎮符不效則市毒置食中以毒生與子女子女食少但病卧得不死生食多病遂甚不能言然猶能于牀褥間頓首指口求飲趙禁不與遂死趙喜得計益以厚賂諸納他人彌月子爲子君弟順巷君爲君備道其事而君不悟也比趙死前事悉露撿視藏金悉歸烏有益君始悟而悔恨無及矣先是君娶三孫皆相繼夭至是遂無嗣君才高既不售亦無意仕進會有言惟積德可以育子

惟仕宦可以積德者君欣然校牒銓曹除鳳翔令固授其家餘金囊而之官比屆任一主于飾愛嘉減請供應不以煩民直指行部至僅具廩餼且自言邑居貧甚令不能加賦以飾廚傳令當罷去直指大駭既而廉君治狀語諸守巡曰今古人吾儕當共調護之俾行其志君以此益展意自信邑之驛騎每爲往來者所倍取或倍索其直折辱之君乃還籍于座右按牒而給竟無敢多索一馬者歲所省凡若干金郡邑歲時公宴舊皆倚辦里甲胥因而乾沒其中君省見年諸役悉令歸農而計費授直平市之民所省復

若干金公用器具一切出入司之者不敢問時若賠累君白于守自掌其籌計籍以出計籍以入終歲不損一物所省役若干金而站糧之新派丁力之加派者悉從豁除矣所造具君但判其曲直不科贖鍰薪俸所入別貯之日詢民之耕不能具牛種織不能具機杼者貧不能婚嫁者遭官租久繫不能償者咸以多寡周給之俾各安其生業邑有尼以妖術敗俗君爲逐之出境而詢問風俗表揚貞節禮故士夫作新學校以端導民之路邑之審編舊必浹月旣竣而告者紛紜以爲常君裹糧躬歷諸鄉隨民所聚以次審

之八日而畢民不費一錢無不懽然服其公者都東灘木所注每慕漲行旅阻絕君出家中金辦材鳩工旦暮往督之未兩月而石梁成詳見荆橋碑中大都君視民如子稍有痛癢即思爲民搔之摩之視官事如家事靡利弗興靡害弗除薄于爲身而勞于爲民苦于厚下而儉于奉上蒞三載如一日關以西語循良者必舉君爲高第戊戌入計即騎乘皆自其家備之蕭然僕隸數人而已旣而鐫君秩一等陝之薦臬上人皆錯愕從役爲之號泣予詰君問故君曰吾不能善事上官負罪實多大人長者時或見原獨恤

刑使者移檄治衣費可五十餘金吾妄意使者奉命
恤民非以剝民也未有以應不意其不大人長者也
今牒具在疏言于朝當與兩敗矣然寧人傷我吾無
傷人吾寧以拮据病困緣是得歸幸矣予聞而喜曰
君心如是當有佳兒君既歸竟不能適諸胸中意忽
忽不樂疾遂作予聞遺書慰君曰君勿以功名鬱伊
夫利澤及人之謂功能聞長世之謂名此兩者君已
得之于鳳民無庸介介也比書至而疾已篤至八月
六日遂卒距其生嘉靖癸巳享年六十有六耳傷哉
予聞君家食時滹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沒者數版饑

民皇皇無以爲計有婦人呼于市曰必王春元祭之時饑有兩王春元問主名指门君也君聞殺牲爲文登城望祭祭畢而水落迄不爲災或以問故婦曰某東斗星也翌日復問其婦懵然不復憶矣人咸異之又君治鳳時秋禾正茂忽有蟲如蠶而微小色正黑緑苗食之徧四境皆然百姓奔告君祈君拯救君卽爲文率衆禱于神詰朝而蟲跡如掃竟亦莫知所往鳳士民爲圖頌之君嘗以治邑勞瘁成危病醫藥罔效夜夢梓潼神告之曰服補心丹乃愈醒以語醫醫言非對症藥已之既復夢如前卽和而服之遂愈嗟

乎精能感神而不免惑于一婦誠至格昆蟲而不能稱過使客豈非命耶君父文學舉嘉靖庚子鄉薦令延津有惠政民至今尸祝之

教諭殷奎傳

殷奎字孝章一字孝伯其先自華亭徙崑山少從楊維禎授春秋嘗應鄉試不利遂謝去洪武四年以薦赴京試高等例授州縣職因老母請近地便養忤意調陝西咸陽教諭盡心教事在任四年念其母不置鬱鬱而死年止四十有六門人私謚文懿先生奎文章精審有法尤深於性理勤於纂述所著有道學統緒圖家祭儀崑山咸陽二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強齋叢稿文鑑纂渭城寨語奎二子璧字孝連箕字孝拱俱明經篤于孝友奎卒璧間關數千里迎其柩

時箕舉秀才試廣西僉事終太平府推官

訓導蕭先生岐行述　　周是修

先生姓蕭氏諱岐字尚仁正同則其所顏于齋而門人因以私謚也蕭氏世居郡西之柳溪里溯其先由六朝齊宗室曰叔謙襲封西昌侯食邑吉州泰和故家譜猶稱金陵蕭氏建隆中叔謙之十一世孫景純以明經仕至殿中侍御史弟景大之五世孫服補太學生七世孫森功書經中嘉定甲科以直言忤時相左遷衡山丞先生其六世孫也曾祖斯可字古山學行純正祖靜安字與道志節清曠治園亭池墅自娛父方平以青記死于文天祥厓山祭先生生泰定乙

生四歲而母亡五歲而父入廣岑丁孤苦承祖靜安
公之訓幼穎悟恭謹自知讀書爲文皆不失先業甫
成童以書經有聲場屋旣不偶於有司且知元季運
否又以祖父母衰老未能棄離卽退晦自守恂恂鄉
黨間敎雖典則稱於人人每醉歸袖手促步過市無
少慙容父老指以相語曰此君子人也翰林楊公吟
寔奇之以兄子妻焉比壯博通羣經尤長於四代之
書講貫洞徹識見廣遠如巨海長河浩浩蕩蕩莫獲
窺其涯涘四書習更精熟每臥誦以勉諸生終卷不
失一字士林推之性端重不喜詼諧嘗宴會衆士有

乖老者中席酣暢或舉杯相屬曰吾徒身後碑銘惟
先生是托先生拒其酒正色曰須好爲人庶不負吾
筆也一座爲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里宴集
諸少往往諠譁恣肆動至速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
赴間先生在則忻然相郎曰一簫先生足可鎮席矣
先生待諸少不惡而嚴語稍不當惟正坐不應諸少
入侍或隆冬而汗四方來學者誘掖論道不倦一言
一行足爲儀表以故及門之士莫不涵養造就戶外
之屨常滿而邑里後進薰其德而善良者亦不少也
與人交無屑屑責備愈久而敬不衰事祖父母孝愛

容故家大族過盛宴有珍味不一舉筯諸生承意輒羞愧于家楊氏亦克恭婦職奉順唯謹俗物致養及飲饌無所慚惜靜安公暮年失子而歲時盡歡年皆九十兩卒當承重之責歸厓山之骨雖亂離造次不少忽於禮哀慕常如初喪焉楊氏以連年重憂成疾而卒既而世變更革柳溪之居蕩于兵燹長子忠被虜於危繼娶栗原羅氏亦詩禮名家距邑西北十五里羅氏御兄允道嘗偕赴鄉試力致先生於其里因家焉國朝鼎新清大興文治旁求俊乂悉會京師於是老師宿儒彬彬輩出先生語兄尚賓曰蕭氏一門唯

我與兄耳今諸幼皆未成立不可他圖也一往不復則祖宗墳墓何所托乎語畢泣交下自是累舉不就洪武壬戌舂詔舉天下賢良共論治道有司強起之先生以其子遵稍長足紹基緒且時之儉民告訐蜂起動以逆誣奏乃幡然曰既生爲丈夫子何可無益於斯世哉殄行震驚吾不忍見也安民有詔吾將應焉既至京首陳十使書其略一曰審察誣告謀叛者以便良善二曰禁止實封者以便人倫三曰免池塘之稅以便耕種四曰早計檢秋糧以便會計水脚五曰早行移折收以便民册預備六曰雜料隨土地

所宜以便價直七曰雜造不必團局拘監以便民自爲八曰罪坐所由以便同貿九曰依律科斷以便當罪十曰考覈生員以便學校書奏復懇陳民無寸鐵之刃而授叛逆之名誠可痛也　上嘉納錫宴右角門明日召入親授潭王府左長史先生以年老不欲任頻剡辭至再四竟忤旨謫教雲南楚雄府受詔就道明日　上念其忠言在耳而又憫其老也遣騎追至乃還入見復得旨留京師朔望一入覲居歲餘一夕夢神人引至一室有古書篋匱之類指示之且曰先生就此得歸冢矣覺而異之是歲秋九月乃有陝

西平京府學訓導之命既至學舍則皆如夢中所見因長嘆曰何莫非命也自是安於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學者信服屯營守帥皆遣子從遊善誘所施率就雅飭益其與人爲善本於至性故自大江以西經生進士多出門下名播省憲當大比之歲聘幣交至必以主文正考官爲請先生亦樂領之且曰掄材爲國正吾儒者補報事也二十三年校文湖廣得舉人六十四名二十六年校文福建得舉八五十四名二十七年奉詔考定典籍始至賜宴奉天門趨朝賜食十日入對屢獲稱旨宿食會同館往來翰林國子凡

四閲月學士劉先生三吾祭酒胡先生季安論甚多
所推重已而得歸老之請宴餞奉天門賜衣被靴韈
給道里費比歸則傾竭行橐集士友營樂丘于近里
之凶山因語鄉黨曰吾且老矣若等宜守律處家勿
非僭例　今上神聖聰斷動必加法不汝貸也樂丘
既成設自誌而銘之因寫眞而自贊之曰吾以此見
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二十九年正月初度月親友
捧觴爲壽先生曰吾益衰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於
考試之行乎三月浙江使者果至而先生以六月二
十二月戊申得疾疾自午及酉無一語及家事忽攬

大起坐曰吾其止於是乎言終脩然而逝享年七十
有二子二人忠字用文以被威房爲臨洮百戶何遇猾
消息不聞先生自平涼歸而用文適入覲邂逅道左
且哭且慶遂復送南焉歷險如夷君子莫不以先生
爲積善之報焉遵字用道篤於孝行治喪始末一依
文公家禮益率先生之庭訓也所著述累千百篇初
有正固藁在京有京華藁入平涼有歸來藁在湖廣
有鄂渚藁求墨跡者所至塡塞常曰吾爲文不肯謾
人片言但務罷別一人便用不去有五經四書要義
傳于家又嘗取刑統八韻賦引律理爲之解併爲一

集成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日語先生胡為合而編之答曰天下之道本一而為用則有二曰得與失而已出乎聖學必入乎刑統吾合二書將使觀者知所擇也况其著述皆有關於世教一有不經輒擯棄斥不少許可海桑陳先生讀其文而序之曰先生養高龍門三華刪清修苦節種學績文不求聞達而亦未嘗不達殆古之不斷亦式者歟尤不信鬼神邪怪之事鄉鄰有疫癘無懼昏夜赴救之曰此人家均禀不正之氣故均得一證鬼安在耶當時學者望而愛之知先生不可奪之節仰而思之以先生有不可及

之德相與仰先生之名齊而私諡爲正固先生云嗚呼先生淵懿歷落以有其生辛勤來歸以底于道有文學以淑後進有德義以敦薄俗使論道安民之際得以在朝其所立豈不彰彰矣乎而卒不得遂其志豈非天哉然進言足以便民論材足以爲國著述足以傳世敎善足以垂裕於先生又何憾乎況於易簀之頃正大光明得非知幾於天者耶

澱亭徐先生聰墓志銘　李夢陽

先生姓徐氏郕城人也名聰字用博嘗亭澱上於是稱澱亭先生先生力行篤學苦節清脩以廉孝聞春母病思櫻非時無從得先生泣禱而行彷徨叢薄間得櫻以歸母食之愈人大異之稱徐孝子夫冬林之笋冰溪之魚固非時者也精誠之至氣變以之故梟墓之雀避舍之蛟君子不謂之怪也斯亦足以知天矣今例第不以孝文則第孝子乃爲諸生攻文文文又弗第也乃以貢爲酈泉縣學訓導云李子之西也嘗往來奉天之墟是時訓導罷矣乃土人猶往往能

道訓導行事李子開之則慨然而嘆曰吾不試故藝兩使梁非小試之安知不日其爲兀兀之腐夫訓導之訓其徒也先行而後文制外以家內講肄以端其習弓戰以程其規標的以大其業宏博以遠其思抑揚以感其志夏楚以鼓其氣久之士憮然若失也勃而發已翕而從翻然而革訓導乃忻忻喜曰吾志其行矣於是構齋植竹栽冠黍諸講席以副孔之緒而乾州學舍官缺撤訓導往攝之久之而乾之徒術其徒也於是人始知訓導敬重之謂之才能泉饒錢糧政者出帑金千檄訓導賑之或問錢粟給賑而任學

也錢曰人也孝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鐵婦有
剝背食者縣捕之將磔之市訓導見之則泣曰不能
使之不饑而能使之不饑乎非情也夫剝樹救饑耳
而令磔之是以饑易饑也令釋之人聞之愈敬重訓
導謂其才乃使攝其縣事縣以之治於是家人懼歸
我俟用于學志行矣無何免去或咎之訓導直哂曰
予謂我兀兀腐夫耶其存濕上也年向衰矣猶聚徒
說先王頗益篤卯大寒暑罔輟也晚病目省延接矣
至遇經生學子則頗繾綣竟日李子曰予之南也嘗
度濕矣於是又獲知濕亭先生云而濕上人益至今

稱恭儉謙直篤行純學必首先生先生生宣德乙卯
卒正德辛巳年八十七歲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四終